

清代
叢刊
筆記

東城雜記

屬

鷗著

全



厲

鶚

著

東

城

雜

記

東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序

吾杭會城之東遮列雉而裁宇者幽棲地僻學圃以悅生紫茄白苧青松赤甲之屬
緣畦被架貫四時而恆春魚陂千石依梅水為盈縮不種自饒居民勤織作縲車緯
雙接響連檐與耳謀者若水激之淞渠鼎沸矣賈區所聚亦有牛醫馬磨販脂賣履
吹簞蕭織藜苳之輩番置其間俗儉而風茂美以故蟬蛻泥滓者擇地高蹈恆窟棲
焉鑿坏為門把茅蓋屋攬水竹以清心魂謝影纓而回俗駕蒿牀煨火諷詠內書軌
障施廚咀嚼道味同麈米真此其選也亦有國老引年依風繩谷洛社高者英之名
梁書創止足之傳折齒效其步趨小冠別為風尚後賢尋白雲之堂歸路是樵風之
徑流風未沫陳迹履暴更有名詮鈎黨人目清流汝頰仰月旦之品題黜歛結桃源
之會課墨兵乍灑筆陣橫飛詩則臞軒著評書則懷瓘估值文則彥和程材畫則洪
谷傳法醉鄉遵皇甫之科條茗酪藉伯審所辨記斯誠離騷之博徒藝苑之別子矣抑
匪特興寄遠也蓋亦有禪悅焉赤華雞棲青豆蜂宿胸衣交臂齋版倦聽借禪榻以
驗鬢絲拈餅花而參密旨千函榆檟信地繙經一握松枝彌天選佛真可以破除結
習淬練智光號此樂邦洵非妄爾吾友樊榭山人業茲者蓋二世矣延年鄰芳菊之

谿名士住青楊之巷溯沿往事特創一編指形勝於瀛東瀛西敘土物於舍南舍北
摛遺采隱抑揚寸心比城南之紀遊揭東園之友說蓋今世之耐得翁癸辛老人也
昔園稱紀載陳留周處掌錄陽羨遠則根括四境近猶敘說一州若其撮舉方隅瑣
陳街陌言不滿萬體兼數家譬之秦中歲時嶺南異物襄陽耆舊益州名畫洛陽伽
藍吳興園圃合為一書各臻厥美求之簿錄古無其倫不佞屢偕客座提耳舊聞研
京練都殆將一紀而是書乃克寓目信乎艱矣因條其大槩而序述之如此堇浦杭
世駿

自序

杭城東曰東園地饒水竹蔬麻條然清遠先君子因家焉小子生於是居已三十餘
年凡五遷未嘗離斯地也每欲攷里中舊聞遺事而志乘所述寥寥無幾鄰翁野叟
拙樸無可與語者因從故籍參稽每有所得輒掌錄之又於交朋質問復得一二雖
見聞陋隘或遇嘉客見臨聊舉為茗盃間談資爾或曰古杭事綦繁何不推廣成書
而區區方隅為笑應之曰姑有待雍正六年春三月十有二日樊榭山民厲鶚書於
野人舟

東城雜記目錄

卷上

永壽寺

富景園

遊東園啟

宋畫院

程源

程源授迪功郎制

東皋隱者

癡絕生

海神壇

聞子將嚴印持結社

讀書社文序

灌園生

西嶺草堂續記

高雲閣

九宮貴神壇

朶那傳

長生寺

張隱君卿子

許然明

東門菜

慈雲寺宋刻

沈正叔

項子京芝腸圖

橫河

如此江山亭詩卷

劍石銘

城東倡和序

戴文進畫蹟

鵝

葉居仲

○又

金中丞別業

圓魚大士像

皋園

樂園送春句

長明寺

貫休十六羅漢始末

蛇鬪

魏德剛

東里草堂

東城乞士

芝蘭室圖

土橋

蓬庵

新壩

憚壽平詩

卷下

雲泉題詠序

徐茂吳

馬婆巷

虞長孺僧孺

城曲茅堂

胡清清

月中人

蘭菊草堂

徐鏡非

鍾紹京書

半畝居

委順齋

鍾馗圖

洪稗畦

芸隱橫舟

潮鳴寺

紅亭醋庫

織成十景圖

蘭芳軒

回龍橋

沈柳亭

靈芝寺

備萬齋

成黃門

郎仁寶

姜西溟卜居

瓦子巷

庾園

半山園

玉玲瓏閣

碧鳳堂

陳御史元倩

陳高士貞倩

陳際叔柴虎臣二處士

蓮居

白雲漫士

夾葉蟲

尼居

前生社公

毛稚黃洪昉思詩 附諸虎男書

青門處士

僧了心

自餘軒

楊琇

莫氏古泉記

虞宗玫宗瑤

竹深亭

駱駝橋

機神廟碑

東城雜記卷上

清 錢塘厲鶚太鴻著

永壽寺

寺在慶春艮山二門城隅之間。四面皆菜畦野沼。舊名永壽菴。為南海普濟寺下院。康熙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御書額永壽寺。

富景園

武林城東曰東園者。宋御園也。至淮張展城後。迤東十里許。民居甚鮮。多為池塘畦稜。因槩以東園名鄉。先輩或云宋東苑。似未得其詳。按宋史孝宗紀。乾道七年秋九月甲午。從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幸東園。光宗紀。紹興五年夏四月。壽聖皇帝幸東園。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孝宗內禪光皇。寶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極天下之養。北宮去東園最近。句泱間即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闌幕。臥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富景園在新門外之東。孝宗奉憲聖太后。嘗請遊幸。又重於數戒有司。故營是園以迺北宮。規置略倣湖山。今亦湮廢。悉隸慈元殿。歲收花果之入焉。吳自牧夢梁錄。城東新門外東御園。即富景園。

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富景園。新門外。俗呼東花園。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城東新開門外東御園。今名富景園。王士點禁扁園。有集芳。慶樂。聚景。玉津。玉壺。富景。翠芳。竝在杭。以上諸書。班班可考。所云新門。明代名永昌。本朝以其同闖賊偽年號。改曰望江。俗稱草橋門。內地人尚呼園前街者是已。郎瑛七修類稿云。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池。今園前民家尚存大池。相傳舊矣。臨安志又云。昇仙橋富景園前南。新草橋富景園東。今望江門內護國禪院前有小橋。不通舟楫。俗呼為等仙橋。即昇仙橋也。近山陰許右文尚質寓杭雜咏云。富景園開曲巷東。風光直與玉津同。百花池上頻移艇。閒煞江南垂釣翁。述古可謂詳核矣。又平湖沈遐庵修齡有經富景園故址。調寄摸魚兒詞云。過城東。版兒巷口。斜陽催送殘景。空園喬木無情物。不帶昭陽鴉影。還記省。奈回首。花天月地和煙暝。鶉聲曉盡。問淺碧荒池。淡黃疎柳。閒話不堪聽。銅駝裏。誰惜枝枝紅杏。昇仙橋外。留映繁華。已作浮雲散。幾度春風消頰。闌曲凭。數檢校。垂旒。彈指三生頃。昆明劫冷。看漢苑螢飛。蘇臺鹿走。喚起夢鷗醒。予亦有過富景園故址。調寄臺城路詞云。生平落拓東城下。谿雲素心都負。迹似潛夫。身如灌圃。只記南朝衰柳。牆根井口。抱一片晴沙。眼波微溜。縱不關愁。露桃愁到不言。

後探春那回行徧。冷飭猶未賣。人尚中酒。藏謎花樓。戲嬰水館。別有凭闌紅袖。新煙
信否。過幾度酸風。翠梢眉鬪。佇立誰知。暝鴉飛去久。

遊東園啟

諸虎男匡鼎。招王丹麓暉。遊東園啟云。比鄰看竹。本學士之清懷。攜客登山。亦達人
之高致。城東有東園焉。乃故宋之東苑也。郊外桑麻。無殊栗里。園中雞黍。不異桃源。
黃花萬畝。儼竺國之鋪金。白鷄千池。似崑山之積玉。翦松栽柳。抑又何求。折芰燔枯。
此馬自足。沽村酒以薄醉。望明霞而可餐。持鋤野圃。竊比漢陰。垂釣方塘。略同濮水。
何必山陰道上。始歎難為人懷。落雁峯頭。方稱呼通帝座耶。倘或傾風。幸希責止。

宋畫院

陳仲醇繼儒妮古錄云。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

程源

南渡後。程源為伊川嫡孫。無慘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著為道學。正統圖。
嘉定十七年。聖旨訪求伊川後。特與錄用。源補迪功郎。除二令監丞。元祐初。起伊川
誥詞云。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粉

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謹處哉。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蹙。無所為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幃。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尚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嘉定庚辰。徐公僑為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間去。中興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劄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益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東

陽徐某謹書。

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程源授迪功郎制

敕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

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贈先儒之諡。并及張呂之儔。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為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右見李秀巖心傳道命錄。觀之。伊川先生三世孫源之父也。

東皋隱者

元末東皋隱者范思賢。其先在宋時。有為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者去防禦五世。其業益精。其為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愈顯。又性至孝。壬辰之寇。抄掠市井。亟攜其母出沒賊中。走匿湖山之叢薄。家貲不顧也。所居錢塘城東地平行。有草木禽魚之樂。暇日輒賦詩鼓琴。圖寫山川人物以為娛。或勸之仕。輒曰。吾不能隨世俗俛仰。不願仕也。因自稱曰東皋隱者。贊贊曰。自昔先民所趨靡同。或隱以為高。或仕以為通。惟聖有訓。卓有義方。我觀今之人。仕則以為容。鼎以拄車。筐以植宮。鼎折斯仆。筐敗斯崩。彼曷揆曷守。上下用以蒙。有美隱君。心夷而氣冲。其行既周。其惠又以充。東皋之陽。有木鬱蔥。或偃而歌。或踞而桐。俛仰宇宙。壽胡我降。葆茲貞白。穆其清風。是用作此。以播於邦。此天台徐大章一夔始豐類橐之文也。大章又有述德

一篇略云。予有子方晬。病勿能乳哺。吾家去思賢十里許。晨起走告之。思賢曰。子弟先往。日加午刻。吾來視之。既返。大雨如注。將午。平地流潦盈尺。吾已必其不來。既而思賢戴雨笠。被毳褐。跨款段馬。踵門索兒。視予抱兒前。視之曰。無傷也。授以匕劑。曰。服是當愈。吾兒今已長大。而思賢墓有宿草。恒念之不置云云。蓋思賢隱於醫。而能以仁厚信誼存心。有古高士之風。不徒以技術著。故一時名流多投贈之作。廬陵張光弼呈題范思賢東臯隱居云。海水桑田幾變遷。桃花依舊郡城邊。蔬園百畝充官稅。藥價一生供酒錢。詩句興來題綵筆。道心悟後付朱絃。院曹誰信同僚後。屈指交遊十五年。臨海陳敬初基東臯隱者詩。為范思賢作云。錢塘隱者東臯子。讀書賣藥青門裏。云是先朝防禦孫。至今住近蒲橋市。蒲橋東頭楊柳青。門前好山終日橫。承家善起小兒疾。好古不求當世名。韓康之後誰流亞。宋清已矣無來者。世上如今市道人。紛紛見彈思鴉炙。眼明有此東臯生。百年義重黃金輕。江湖放浪詩千首。風月徘徊鶴一聲。顧予亦是忘機客。買藥青門始相識。為君長嘯上東臯。極目千峯倚空碧。又楊廉夫維楨有吳氏歸本序云。錢塘吳觀善字思賢。自杭之淞。謁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祖徐防禦氏。在宋為小兒醫。贅塔曰范防禦氏。范無子。又贅宋四門教授。

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
提領平江醫學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醫學錄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通經史學
不顯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生卒
復范姓君子反本之道也善隨外舅氏宗於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廬之
東名以歸本白先生大手筆一志庶吳氏子姓有以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秦法
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為風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壻致宗祀不明氏族無辨
有司詔民者又不以釐而正之至使一門沓著戶籍其壞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
徐范二宗之外而亟歸正於吳非讀書達禮篤正之君子能至是乎□□鐵史筆之
故吾樂與之文使後之不肖子姓蹈秦風之錮弊者有所倣也夫

東維子集

癡絕生

陶南村宗儀輟耕錄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
才思至正乙酉間楊李葉居仲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予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訪之
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
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予託交於其尊人日華星

遂與思善為忘年交。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遠。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兼得人之神氣云。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有楊竹西高士謙小像。嚴陵王繹寫。句吳倪瓚作松石。遂昌鄭元祐。抱遺叟楊維禎。西澗居士蘇大年。扶風馬琬。句吳高淳。東海散民錢鼎。席帽山人王逢。虛白道人茅毅。各為贊。思善之筆。流傳於世者。殊不多見也。

海神壇

咸淳臨安志。海神壇在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淳祐十二年。有旨。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為大祀。下太常議禮。詔守臣馬光祖建殿望祭。自寶祐之元歲。以春秋二仲。遣從官從事。宋史樂志。有淳祐祭海神樂章十六首。是時西北地久失於金源。而祭祀猶及之。其西海位奠玉幣潤安云。蓋高斯覆。猶隔封疆。酌獻類安云。我秩祀典。四海一家。北海位奠玉幣瀚安云。一視同仁。我心則怡。酌獻溥安云。惟德之涼。曷奄九州。撰詞者。不無冀望恢復之意。而國是日非。元起朔漠。未幾伯顏之師。且駐江上。海潮三日不至。神之馮依。果安在哉。今太平橋。在慶春門內東河橋之東。地近城曲。平遠虛曠。望見西湖諸峯。浮螺攢黛於屋山樹杪。亦佳境也。

聞子將嚴印持結社

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啟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暨嚴印持。調御忍公武順。無救。救後乃合於吳中。復社。子將中萬歷壬子鄉試。天啟壬戌。與嘉定李長蘅流芳。同上公車。聞警報踵至。未及國門而返。著有自娛齋集。千秋為具區祭酒之孫。祭酒秀水人。娶於武林沈氏。遂家焉。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錢塘。中崇禎己卯副榜。貢入太學。歸隱秋月庵。有煮鶴橐。秋月庵橐。三嚴自餘杭家錢塘。高隱不出。兄弟有作朋集。天生工書法。遺文多散逸。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為香林解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云。子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即讀書社舊地也。復社名流數丁陽九。標榜太盛。幾罹黨禍。而數君子蟬蛻自全。龍潛不見。多以山水禪喜為託。比之申屠蟠。郭林宗。有足多者焉。碑有不野而望。超不山而聞。寂二語。狀境殊勝。

讀書社文序

泰和蕭伯玉士璋與聞子將最善。嘗作讀書社文序。略云。山之致在煙嵐。無嵐則枯。水之致在淪漪。無漪則腐。文之致在氣韻。無韻則死。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

波舉吾之所挾。以為至貴至妙。一無所託。而後自然之韻。乃出焉。蘇子瞻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欲倦。夫文有所挾。以為長。人所得而知者。此皆鞭策槽櫪類也。至意氣所到。天韻獨出。止可鼻參。不容目飽。廣陵散於今絕矣。予至武林。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予視之。脫口落墨。不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煙出入。年來文章之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為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沈濁。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遊於獨。固善移諸君之情矣。

灌園生

元末潘時雍居郡城東宋輦院故址。有隙地十餘畝。古井一區。簡淡力學。詩句脫塵。嘗賦徐一夔獨樹軒云。瀟灑幽軒面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閑來倚杖過三市。醉後支頤看百回。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聽鶴飛來。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教授海鹽之黃灣。見海宇兵起。遂歸抱甕而隱。自號灌園生。崇德貝廷琚瓊為作灌園賦并序云。錢塘潘時雍。治圃於城東門。築垣四周。引水成渠。以灌園自號。其意以為無功。而食人之食者。元氣之賊。萬物之蠹也。故勞焉而後食。身執其役。以給朝

夕之費。二親無戚戚之憂。萊妻有同志之驩。吁。泰於富貴者。不知澹泊之為高。耽於榮利者。不知道德之為大。既榮而覆。古今一轍。則灌園之利。不已多乎。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充其廉也。向秀呂安灌園於山陽。安其逸也。潘岳去長安令而閒居灌園。病其拙也。時雍亦若人之匹與。或者疑其居有闡闢罔利之習。座有俗客鳴聲之聒。又安能效彼之所為者。非知言也。乃述賦以廣其意云。賦曰。步青門而長嘯。遊予心於古初。目藻麗而弗近。敦樸素而為廬。資灌園以自業。類潘岳之閒居。食五鼎為不及。飲一瓢為有餘。幸免隸於征戍。或弦琴而讀書。恥桔槔之尚巧。逐末景而區區。其地襟江帶湖。青紆黛蓄。拱以連山。突起伏。實東南之形勝。為帝王之行都。周金城兮萬雉。列甲第而當衢。族茂許史。家擬陶朱。肆有藍田之玉。斗量南海之珠。技博古今之妙。音會八方之殊。傾國過乎燕趙。踰利屐而曳輕裾。若神人之綽約。效冰雪之肌膚。於是命相開藩。鎮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擬紫微而建閣。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肅肅。殫慮乎庶務者。蕭曹之倫。鋪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兼梁肉。塗比車蓋。庭奏絲竹。巖棲者未覩其盛。家食者思發其所畜也。乏匡時之明略。乃退齒乎齊民。墜不食之棄壤。託鹿豕以為羣。疏濁流而遠注。闢斜徑而支分。

荀長渭川之竹。菜生雲夢之蕓。蒲荒秋雨。菘茂早春。甘者如齋。脆者勝芹。始芽出而冒土。忽葉布而覆雲。茶三名而可食。鷓五色而成文。候靈雞而畢起。庶戒逸而務勤。冀擷秀於寒暑。必決潤於朝曠。恒獨往而無求。爰四顧而欣欣。乳鳩呼而相應。惡草蔓而當芸。感生成之攸遂。亦有藉乎人人。其或風雨之晨。燈火之夕。俎豆娛親。琴尊命客。揄竿有鮮。充庖有辛。夏果磊落。秋瓜輪囷。茲田夫之所美。又焉得獻之吾君。嗚呼。章綬不優於野服。瑤臺何異於蓬室。諒乘軒而取譏。雖抱甕而奚恤。甯陋彼而榮此。聊逍遙以終歲。叶金谷廢而蛙鳴。玉津空而狐穴。中雖侈於五畝。後孰恤夫一石。乃為之歌曰。朝汲於河兮。其流湯湯。暮觀我圃兮。其葉已黃。炎風卷沙兮。白日藏。尚昏其事兮。毋棄而荒。又歌曰。登彼陸兮。猛虎噬人。涉彼海兮。白波滔天。叶我藝而灌兮。入以事親。誓勿彼適兮。危其身。歌既闕。幽情暢。白露下。初月上。陶然一適。混乎無象。委通塞之有時。蹇予行其焉往。又寄時雍詩云。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青門。野鳥得食頻將子。慈竹團陰定長孫。賓客過門車蓋合。兒童汲井轆轤喧。春風金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瓦盆。張光弼為灌園生潘時雍賦云。卻惡喧囂遠市廛。自耕荒僻浙河邊。時非蘇子投書日。鬢是潘郎作賦年。飯客夜春鸚鵡粒。灌園春引桔槔。

泉塌然。鼯睡茅茨下。榮辱何因到爾前。按青門。謂東青門。今名慶春門。每經行松膝。瓜架間。髣髴時雍故居所在也。

西嶺草堂續記

始豐彙

洪武中。天台徐大章一夔。有錢塘泝上人。西嶺草堂續記云。錢塘泝上人。志行絕俗。早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實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為道既高。而詩尤精妙。與吳興皎然。會稽靈徹。齊名。時之名人。以摩雲霄三語贊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視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顏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顏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汨沒於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構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舊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芬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內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袖長吟。顧瞻西山。搜精鍊竒。而西嶺岩堯。宛在眉睫間。因署名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予曰。古之桑門上首。積行累業。蜚聲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蓋亦不鮮。姑以錢塘言之。若聖達

觀之神異。辨才淨之辨博。孤山圓之孤峻。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顧獨於師是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質之近似者。惟其質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精神念慮。冥孚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有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予謁雲門於天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別去日久。其法友與予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予猶未悉其蘊。間一造焉。草堂甫成。止予就宿。青燈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清思遠。窺其風致。隱然有上摩雲霄之意。區區世相。何得而溷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規於西嶺之下哉。會上人謁予。請著西嶺草堂續記。於是乎書。

高雲閣

明雲間莫雲卿是龍。有聞於時。近吾杭莫雲卿如鯨。亦以文雅好事。為名流所重。毛稚黃先舒贈詩。所謂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是也。家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樹。頗極清曠。毗陵惲壽平格與之友善。遊杭必寓閣上。多有題咏。句如露蔓平窺石。煙蘼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舊雨青氈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

鸞一時園林高致賓主交情令人想見予友陳玉几撰藏壽平在杭日手札二與毛稚黃云從東園緣柳塘行三四里逢橋五六過城北茅子鴻新居時芻牧駟馬駢蹠躩奔驛吹角之聲相聞瞑矣不取故道從市中肩摩而趨抵高雲閣中新月已挂高柳之半露蟲大作吟聲此時意君已就臥或尚立檐下哦秋風得奇語正思憚子來叫絕然興倦後不能再穿深巷呼君同上新橋看月也與王丹麓云五月廿三日期又競稚黃東琪虎男次日訪北墅王丹麓會大風雨諸子不果來因思客歲丹麓從冰雪中訪我東園我輩今日盤桓不及王郎遠矣口吟自嘲并題扇寄北墅密雨千門正未開無人同破北山苔雲邊悵望回舟客曾比王郎踏雪來壽平又嘗自號東園客

九宮貴神壇

徐一夔宋行都考九宮貴神壇在東青門外一里許以今地度之菜市橋側東青巷是門之遺趾元張氏改築杭城拓開於橋東里餘壇當在慶春門內城隅矣按咸淳臨安志九宮貴神壇紹興十三年因太常丞朱輅之請以春秋二仲舉行祭禮屋而不壇十八年太常主簿林大鼐乞詔有司建壇於國城之東從之神之版位則夢梁

錄所云。北太乙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乙是也。神之靈爽。則宋史禮志所載九宮貴神。所主風雨霜雪電疫。所係甚重是也。九宮壇分祭。初獻亞獻官六部侍郎以上。終獻官監察御史光祿卿丞。見宋史輿服志。紹興祀九宮貴神樂章十首。見樂志。方秋崖岳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宮壇詩云。輦路春融雪未乾。雞人初唱五更寒。瓊幡第一番花信。吹上東皇太乙壇。

○呆那傳

輟耕錄云。呆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呆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刳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俱散走。呆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婦固弗知。若免主婦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呆那乃探金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呆那身。呆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呆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稱之義烈云。

長生寺

予所居舍東一牛鳴地有庵曰曹源。無多屋宇。環以嘉木。鑿以清池。頗宜坐夏。榜曰古長生寺。按咸淳臨安志。長生寺。周顯德四年。吳越王建。紹興十九年。旨充九宮壇齋宮。後至元間重建。明洪武辛未。詔天下清理佛教。遂并附於潮鳴寺而廢。至萬歷四十年。改為小庵。仍曰古長生者。存舊迹也。范石湖成大次韻尹少稷察院九宮壇齋宿詩云。草草馳三里。蕭蕭共一餐。吏方繇禮絕。公自將詩壇。隙月窺牀近。窗風刮坐寒。鴉鳴未忍散。端為合并難。正指斯地近。錫山秦對巖。松齡遊杭宿。曹源庵。贈息機上人詩云。小築傍招提。安禪絕所思。艱難行脚後。容易退耕時。佛火分池面。茶煙合竹枝。語深忘去住。一榻鬢如絲。此詩甚佳。庵僧書於版。以示過客。而秦太史蒼峴山人集不載。

張隱君卿子

張隱君遂辰。字卿子。一字相期。號西農。少穎異。於書無不窺。工為詩。以國子生遊金陵。見賞於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明末潛名里巷。為醫自給。能探丸起人死。人爭迎致之。卜築東城。詩格益澄澹孤峭。多自得之語。在西泠流派外。可自名家。隱君每

於歲闌定勉誠子息云。家足過年之用。座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庸俗。又嘗述其祖龍墩公。貧止一布袍。除日逢急者。即解贈之。清門世德。可以激薄停澆矣。著有白下湖上蓬宅衰晚四編。蓬宅者。錄其東城所作也。忍公無救。招入六逸社。簡謝云。東城有老生。三五接茅屋。聲名雖翳如。志色不降辱。乞食拙叩門。齋年少賜粟。二巖天放翁。舉逸嗣其六。高會相招邀。宵恥敝冠服。寄情在琴歌。養老事鷓肉。詎惜怒疏狂。禮容亦簡足。持論昧苟同。古風良可掬。白首永晏言。娛懷還厚俗。冬曉尋東鄰。諸子云。東城愛清曉。日出在寒林。殘葉響冰面。微霜留屋陰。事皆緣老謝。迹賸有孤尋。忽漫聞村犬。悠然門巷深。隱几云。一區城曲地。還餘隱几蕭蕭。落木初。賭墅吹樓無子弟。故家遺俗有琴書。天遙欲縱高飛鵠。池白長留禁射魚。尚惜興疏交漸絕。朝來斗酒為誰儲。孫宇台治題張卿子隱居云。東城何透迤。樹木紛扶疏。中有賢人室。綠水繞前除。門外多車轍。室中惟圖書。草木皆秀色。僮僕鮮嗟呼。客至感心醉。朋來結相於。借問主人誰。其人乃為儒。伏邴無恆軌。嚴鄭有先驅。願得聆謦欬。執手日躊躇。曹蓋之臣舌華錄云。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有見之曰。是野花張也。惜十詩集。

中不載。想少作爾。

許然明

許次紆字然明。號南華。方伯茗山公之幼子。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飲。宴客每徹宵旦。金錯到手隨盡。坐是屢困。因出遊閩楚燕齊。數千里外。嘗裹金數鎰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也。與黃貞父。吳伯霖。張仲初。馮開之。諸公善。家東城近慈雲寺。竝城對池。境甚瀟灑。所著詩文甚富。有小品室。蕩柳齋。二集。今失傳。予曾得其所著茶疏一卷。論產茶。采摘炒焙烹點諸事。凡三十六條。深得茗柯至理。與陸羽茶經相表裏。前有吳興姚叔度紹憲。同里許才甫世奇。二序。稱然明歿後三年。感夢於才甫。曰。欲以茶疏災木。今以累子。才甫因授劄。文士結習。不能忘情於身後事。亦奇矣。

東門菜

晁无咎補之七述云。杭之為州。負海帶江。而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菜則萹蒿。因陳紫葍。青萹。韭畦。芋區。芡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苕。薑辛。雉淡。薺甘。荼苦。此吾杭之菜。見稱於文士之始。然未詳所產之地也。周平園必大二老堂。

雜志云。單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干。由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此諺至今不改。毗陵邵子湘長蘆西湖雜興云。杭州食單大蘭齋。西魚東菜總堪誇。楊梅夏熟皋亭好。石首鮮來頭水嘉。一作西魚者。以西湖產魚鮮美。異他處也。

慈雲寺宋刻

雍正庚戌二月。予過慈雲寺。見階下生臺石柱上。有宋元符二年。馮謹建普會塔一所。題記殿壁。又有宋景定二年。城東慈雲院。甲乙流傳住持證據。府帖碑。乃是臨安府給付住僧崇甯者。篆額細如絲髮。上作雲螭文甚古。城東宋刻。僅存此耳。

沈正叔

沈大亨。字正叔。號樟亭。宅在清泰門。宋學士文通之後。少為諸生。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可立待。而不善舉場之文。以故艱於遇合。中歲遊京師。時華亭徐文貞柄國。知正叔才。欲留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正叔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久居此。遂入貲。得楚府典寶。正昭王雅志典墳。接遇賢士大夫盡禮。正叔輔導之功居多。昭

王春秋漸高。艱於子。一日引正叔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正叔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太息。愈欽重焉。其守正如此。子宜先字尚行。號芝暘。為人情至。哀樂過人。長女為馮太史開之繼室。太史時未遇。食貧不能納禮。尚行闢甥館居之。父子墓石俱太史所撰文也。

項子京芝暘圖

余友趙谷林家藏項子京芝暘圖一軸。山作小斧劈皴。崖上古松數株。墨桃花一樹。崖下芝一本。流水潺湲。一高士默坐相對。款云。芝暘圖。山人項元汴。為武林沈君寫。下有墨林山人印。左方跋云。汴與樟亭芝暘賢喬梓。道義相洽。意氣同調。歷交世好。凡其遨遊燕楚。經必過晤。把臂博古。逍遙世上。今此偕老人各守處。僕自向罹家難。受制暴黨甚矣。吾衰世故。灰滅閉門待期。遐棄素交。曷勝興慨。方在戊子秋七月。既望。兒曹赴省告校。重蒙尊君推恩。訪惠兼致。不遺故情。復辱長公寄貽龍井小春茗。合想同臭。犬馬垂盡之年。忽得宿好。遠將之美。銘佩殊深。不憚耄昏。拭目勉力。走筆是楮。擬作三生後對來因。拙技窮斯。幸充一眎。墨林子項元汴題。下有墨林項元汴

二印。蓋清泰門沈氏故物也。

橫河

橫河東運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從城外過壩入馬。東西夾以雙橋。如眉影窺鏡。夢梁錄云。崇新門外。小粉場前。普安橋。又名橫河橋。其東名廣濟橋。今但名東西橫河橋。而小粉場則里人仍稱之。其地近城闈。樹色高下。屋瓦參差。雨篷煙艇。早暮聚集。虞長孺淳熙橫河打魚行云。霏霏曉霧古城低。竹壓危橋魚艇迷。此時月鉤不落。水大魚小魚爭出谿。宿鷺憎人翻雪去。鷺沙盡被漁人踞。飛罾十丈浪花浮。赤脚何妨多沮洳。魚鷺迸散背尾馳。囊頭戢戢交參差。老夫無緣救不得。飛紅斫玉糜湯池。鮪鯉泣釜沸聲切。猶記蘆根有殘穴。後身願復瀟前濡。灑子仍憂值江鼈。魂歸貝坻訴白龍。白龍魚服泳寒風。漁人捕得燔枯處。急雨打船帆影空。龔衙圖翔麟。調族水憶橫河紅葉云。小艇東偏綠陰曾。聽鳩邊雨幾番霜。信宛翦就猩綃殘縷。恰伴僧牆黃雪落帽風前舞。一點點逐亂流去。夕陽暮浴水鳥斷霞攪碎。只趁著漁舸住。千絲撒網。便認作金鱗聚。莫是舊溝漂出。還有人題句。愁吟客夢過吳江路。

張左司如此江山亭詩卷。明時藏城東景隆觀道士史志中處。按亭在吳山天聖觀嘉禾周桐村鼎跋云。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必宋遺民有為而作。越若干載登高而嘯詠者。為一笑居士廬陵張光弼。於時元社既屋。居士之為此遊。一俛仰間。何如其為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淺。遊者為益深也。遊後又無亭矣。惟詩卷存。獨居士名章章然。他或僅附驥耳。此卷郎仁寶曾見之。名賢妙墨。失傳已久。今檢張光弼集。有如此江山清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呂世臣作云。吳越江山會此亭。暮春風景畫冥冥。長空孤鳥望中沒。落日數峯煙外青。不用登臨生感慨。且憑談笑慰飄零。古今何限英雄恨。付與江湖醉客聽。其三人之作。不可考矣。

劍石銘

劍石。元時在城東景隆觀。句曲外史張伯雨為銘并序云。石在景隆觀長踰等。廣不及尺。黝碧如鐵。鐔鏐具焉。予作銘未幾。夜半為有力者負去。銘曰。鍊質鴻濛。挺鋒截。辭。正一之氣。勿壅勿遏。星精內蘊。玉理旁達。瑩謝醜膏。書存紅沫。倚天阜地。排氣鎮。魃兆茲神宮。善建不拔。

城東倡和序

元戴帥初表元城東倡和序略云。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至杭東城。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遊。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與循關垌步江皋。眺太伯錢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迹。意色蒼莽。襟神飛竦。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人別為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亦皆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馥也。其音如蕭鐘之遞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鍼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與於茲會。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予按顧伯玉名文琛。嘗為郡國所舉辟。遊燕不遇歸。陳無逸名康祖。龍泉人。官灑陽教。張仲實名模。號菊存。杭人。系出西秦。循王五世孫牟嶽翁之塔。官江陰學正。白廷玉名珽。號湛困。杭人。官江浙儒學提舉。屠存博名約。號月汀。杭人。官溧水教。諸公皆知名可考。惜倡和詩已散佚不傳矣。

戴文進畫蹟

明宣廟召戴文進入京。為畫院。謝廷循所忌。逃歸杭。隱於諸寺。為作佛教諸像。今東城華藏潮鳴二寺挂軸。尚有存者。杭人相傳。文進初為銀工。所造釵朵。種種花鳥人物。精巧絕倫。思以是傳於後。後見銷銀者。即已手製也。悔而學畫。遂有名。其女亦工

畫文進墓在西湖橫春橋。

鵝

明思陵癸未。世難孔棘。杭有海大鳥。人面鳥身。四足二翼。集於城東門。音唯唯然。陳處士際叔聞而益擊流涕曰。此鵝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因自號鵝客。作鵝客問。其後武林人士之高蹈者。若金衛公堡。徐世臣繼思。遊於方外。陸麗京圻。應嗣寅。撫謙隱於醫卜。汪魏美。馮徐堅石介。足迹不入城市。關六鈐鍵。沈大匡捷。徵辟不起。其他肥遯之賢。不可勝數。際叔亦以授徒鄉里終其身。百歲將軍之經。於是有驗矣。

葉居仲

元葉廣居字居仲。至正乙酉間。嘗居杭新門之東里教授。見輟耕錄。及閱魏文靖公驥自得齋集序。知其先居杭而後遷嘉禾也。序云。自得齋詩文集者。錢塘葉盛維新集。其祖元江浙儒學提舉公之所著也。惟葉初為括蒼之松陽人。以維新之十六世祖銀青府君居元祐黨籍。持節濤江。遂為杭人。後遷嘉禾。其子孫青紫蟬聯。儒術相業。在宋盛時。人罕與儔。公生於其族。寶宋吏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公。諡文康時之六世孫。夷考文康以積學從政。正色立朝。若居臺閣而擊韓侂胄之姦。任

侍從而定建儲之策。述禮經會元以明周公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其文學政事。誠表表偉偉於當時者也。公承其家學。於書無所不讀。其所長者春秋。與時之名士。曲江惟善錢公嚴。陵道原魯公暨廉夫楊公。皆以是經名重浙水東西。若公之詩文。尤春容浩瀚。其理致體裁。究其所至。殆近古之作者。惜乎歷年滋久。故散佚不傳者多。今維新所集。蓋不過千百而什一也。公名廣居。字居仲。別號自得。故集以自得名云。今集已失傳。僅輯其詩六首。以備東里文獻云爾。題范寬烟嵐秋晚圖云。范寬作畫絕代無巖壑交錯青珊瑚。玉堂仙人妙題品。子十載見題如見圖。亂後圖書盡狼藉。奇珍委地無人識。蕭條錦襪世間稀。拂拭墨痕三歎息。題崔君誼友竹軒圖云。孔方絕交亦已久。忘形三徑相追攀。高軒時過翠羽蓋。美人或贈青琅玕。清風慎截鳴鳳管。滄海勿垂釣鼈竿。一朝羣材盡登用。空山無人同歲寒。寄楊廉夫二首云。江樹春如綺。湖山煥帶煙。興來猶早起。愁絕不成眠。賒酒過三月。無家又一年。故園歸去好。猿鳥亦欣然。聞道西湖載酒還。飛瓊弱翠擁歸鞍。可無墨夢登金馬。賸有春聲到玉鑾。異國頓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清谿把釣竿。題西冷橋隱居云。瘦木裁冠鶴髦輕。十年塵土厭飄零。小山舊隱雲封戶。大樂新成月滿

庭丹并夜交龍虎氣。碧霄春躡鳳皇翮。西風客舍炎歎淨。擬讀琴心內景經。西湖竹枝云。水長西湖一尺過。湖頭狂客奈愁何。鯉魚吹浪楊花落。聽得鶻聲歸思多。

又

前錄葉居仲詩。近借得明杭前輩徐伯齡延之號。籜冠者。所著蟬精雋於四明。范氏之天一閣中。載葉龍谿詩云。龍谿葉廣居。字居仲。號自得。宋文康公六世孫。雨窗居士。伯遜志信之孫也。嘗擬黃庭經贈醫師方氏云。我有中庭元元根。總攝百氣趨乾坤。嘘吸日月通崑崙。萬神寂寞絲絲存。中有一物光燉燉。化為真人朱冠禪。手執赤符如瓊瑤。是中寶為元牝門。三彭潛伏守其閤。峯名天柱五岳尊。千巖萬壑手可捫。南離北坎無衝奔。黃媪為媒掌其婚。是中有語約不煩。子能守之可與論。慎勿適越北其轅。伏其廬內尋其源。方君之居近五雲。幽闕夜間常氤氳。放之六合空無垠。下視濁世癘痼繁。以妄易妄何紛紜。鍼砭可磨艾可焚。熊經止與佗扁倫。閤闔朝啟覲軒轅。萋萋玉帛臨邱園。雨晴偶成云。白苧衣裳冰雪容。沈郎多病怯東風。陽城久拙征科政。尹鐸新成保障功。滄海樓船何渺渺。崆峒小麥自芄芄。腐儒自笑憂時切。屢過田翁問歲豐。題宋徽宗墨竹云。承平天子玉為顏。良嶽秋風竹淚斑。丹鳳不歸雲

萬里空留翠影落人間。又回文詩云。紅燭淚銷香篆小。扇羅如月晚庭空。風簾繡卷初醒酒。靜院涼生水閣東。書李博士扇云。水晶宮裏樹旄旌。亂後情懷百不堪。便面谿山甯得似。滿汀煙雨夢江南。

金中丞別業

金學會。字子魯。號省吾。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工曹。旋擢楚學使。時江陵奪情起視事。言者且得罪。公致書政府中。有不顧綱常。廢斥正人之語。辭指激切。江陵子入試。公置不錄。既而分守湖南道。攝臬篆。歲方大饑。公賑恤多方。兼封大戶倉。平價以糶。民賴以活者甚眾。直指某希江陵意。疏劾公。鑄三級。遂罷歸。結孤山吟社。有終焉之志。江陵歿。起用。撫八閩數年。以老乞休。年七十九卒。今東城土橋畔。公別業在焉。里人尚目為金衙莊也。公常為太夫人造望江樓。極高。風帆沙鳥。在闌檻間。兼擅水木之勝。窈窕明靚。遠隔市囂矣。

圓魚大士像

閩人何玉長璧。容梳適金中丞家招宴。過之。庖人烹圓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中帔。象白衣粧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足踏芙蓉。一朵。座客

無不驚惋。遂命覆羹。見錢希言。嘗園。

皋園

皋園在城東隅。清泰門稍北。少司農嚴顛亭先生所築。即割金中丞別業之半。中有
梧月樓。滄浪書屋。跨谿小太湖。墨琴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修竹一林。平山
一簣。蒹葭楊柳。卷岸被涯。引外沙河之流。從水門穿塹入園中。流經亭閣間。東而為
澗。展而為沼。穀紋鏡光。隨風日波蕩。復注籬外長溝。以達於東河。倚杖閒聽。潺湲有
聲。城市所無也。諸虎男匡鼎與先生書云。皋園真異境也。翠竹脩然。古梅澹冶。窗前
流水。時雜桃花。傑閣憑虛。湖山秀映。先生奉太夫人娛老其中。又何異安仁之卜居洛
溪。萊子之奉水蒙山耶。先生有經世之才。寄意每在山澤。官都諫。以憂歸。日相羊其
中。與汪憺猗淇書云。近匿迹東城。苦謝酬應。古樹當軒。流泉繞戶。覺十餘年墮落餘
生。稍稍有清閒之樂。何日策杖荒途。一聲疇昔乎。宣城施尚白閨章。同宋荔裳琬集
皋園詩云。阻隔歲將晏。齒髮交積侵。見君復銜恤。隕涕霑衣襟。踟躕展燕婉。別墅延
登臨。回谿貫湖水。近圃緬邱林。參差梧竹秀。凌亂荷葦深。微雨緩良宴。故歡感夙心。
疇昔在京洛。七子相追尋。惓惓古人義。忼慨揚清音。浮雲倏飄散。天路殊飛沈。英華

易凋落。煩憂故難任。相顧各歎息。嘉會方在今。各勉歲寒意。無事徒悲吟。及其歿於京邸也。徐華徵鄴挽以絕句云。卜築東皋闢草堂。城隅樓角望蒼蒼。清秋風景朱門客。他日登臨憶侍郎。即謂此園也。先生名沆。字子餐。餘杭人。家錢塘。順治乙未進士。父忍公。三嚴先生之仲氏也。

葯園送春句

葯園在東城隅。與皋園相望。明季吳文學我匏名溢構。軒檻虛敞。竹木蕭森。玉照堂前。玉蘭一株。大可數抱。高花如雪。蓋百餘年物。康熙中。蕭山毛西河太史奇齡與吾杭諸名士。於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詩。時橐筆數十人。多有佳句。未坐錢景舒景年最少。獨集唐二首。其一三四。用王建杜甫句。每度暗來還暗去。暫時相賞莫相違。其二五六。用翁綬白居易句。百年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太史極賞歎之。錄入西河詩話。

長明寺

清泰門內長明寺。宋開寶四年。錢忠懿王建名法燈。治平二年改今名。明萬曆間。西竺宗公建華嚴閣。度八十一卷真經於上。請四明李次公麟畫祖堂百像。行筆顛掣。

衣紋如蓴菜條。樹石雲泉勢極飛動。錫盃餅笠經函坐具之屬。種種奇古。而唐梵相無一同者。寺僧至今護惜之。每上元前數日。陳設齋供。遊人登閣瞻禮者。踵相接焉。夢梁錄云。仲春十五日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涅槃會。羅列幡幢香花。挂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此亦南渡之遺風也。

貫休十六羅漢始末

城東長明寺。向藏有唐高僧貫休畫羅漢十六幀。并出山大士像一幀。其羅漢題款云。信州懷玉山十六羅漢。廣明初。於登高和安送十身。乾甯初。孟冬廿三日。於江陵再續前十本相。去已十六年。時景昭禪人自北來。見請當年將歸懷玉西岳。僧貫休作字。為小篆體。其畫法之奇逸飛動。向讀歐陽炯長歌。歎其妙絕。如聽經弟子擬聞聲。瞋睡山童如有夢。繩穿木屐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今始親見之也。相傳明神宗時。慈聖太后以賜紫柏大師。大師坐妖書事。於獄中示化。此畫歸法嗣某。流轉至杭。藏一小庵。本朝嚴侍郎沆。盧職方之頤。共捐千金購得。喜捨寺中有年矣。世宗憲皇帝初年。敕改西湖行殿為聖因寺。制府李敏達公衛。請至聖因。永充供養。予按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

飛還寺中。即此畫也。其靈異又有如此者。

蛇鬪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鬪。移時不解。觀者漸眾。忽崩塌。壓而斃者數十人。傷者數十人。蛇亦不見。

魏德剛

元末魏德剛家東城。辟臨安學官。受春秋學於應之邵。之邵歿。復學於楊廉夫。著春秋左氏傳類編凡十二卷。廉夫為之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得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受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為始終而類編之。名曰左氏春秋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

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有所不疑。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李宗表。畢有懷德。剛詩云。東青門頭有惠連。五載不見夢相牽。得歸茅屋對秋雨。與子細說遠遊篇。其為名流所傾企如此。惜乎。著述無存。名亦幾湮滅矣。

東里草堂

元至正間。有王維賢者。隱居嗜古。所交多勝友。築東里草堂於城東。張光弼題詩云。周遭多是及肩牆。馬過猶知舊草堂。苔徑雨晴胡蝶亂。柴闌風煥牡丹香。詩篇未覺為時重。杯酒能留共日長。豈是輞川無作者。卻同裴迪賦山莊。廣陵成原常廷珪亦留題云。平安一橋吾舊遊。君屋乃在橋東頭。晚山得月更宜酒。春水到門還放舟。太守詩成寫素壁。老夫興發思滄洲。淮南叢桂不得往。撫卷因之生遠愁。時原常蓋避地南遊。與之交云。又題維賢所藏盛子昭雙松繫舟圖云。雲門寺前風物幽。布鞵青鞵吾昔遊。葫蘆盛酒待明月。舴艋載琴當上流。長松竝立幾千尺。狂客一別三十秋。

何當挂席過湖去。東里草堂姑少留。雲門寺在越。凡過客之由杭東渡者。必於斷河平安一橋登陸。古人詩語無虛設。如此湖。謂鏡湖也。

東城乞士

明季許元光。孝禧。靈長。光祚。雁行也。靈長有書名。結體微熟。元孝蕭然人外。愛談名理。著教典疏意一卷。自署曰東城乞士。今藏吾友丁敬身敬齋中。按梵語比丘。此云乞士。

芝蘭室圖

元時錢塘高僧古林昌公。幼祝髮於寶石山。戒律精嚴。智慧明了。曾分淨慈之半席。晚年築室於城東偏。移植紫蕙。列樹蘭蓀。倚檻則清心濯目。憑軒則衣芳佩馨。於是王叔明蒙為芝蘭室圖。并作記。俞子中和為之書。一時題詠者頗眾。蒲庵釋來復云。不著維摩師子牀。芝蘭為友產清香。商巖采到連莖瑞。楚畹移來奕葉光。春雨苾芻還竝秀。曉風蒼藟每同芳。也知臭味通元化。物我冥觀與世忘。臨川危太樸素云。築室古城曲。樹此蘭與芝。異芳間奇石。宛有山林姿。芝蘭日長茂。離披滿前墀。綠葉滋朝露。五色含晴暉。道人方燕坐。境寂神不馳。色香了無取。眼鼻忽若遺。嗟予老京洛。

無地結茅茨。浩歌望江水。白雲有餘思。南屏山人釋夷簡云。不以芝療。卽豈用蘭為。佩芝秀蘭自馨。植此一室內。道人結習盡。與物了無礙。白晝敞禪扉。羣峯遠相對。始豐徐大章一夔云。草中惟有芝蘭好。不數宜男指佞賢。近喜亦從蕭寺種。誰云獨許謝庭專。尋常道氣留君子。窈窕風姿媚佛天。何用梅檀林下住。只將瀟灑度年年。白雲峯釋如蘭云。芝蘭百本繞階墀。曄曄瓊英間玉蕤。楚畹風光搖綠葉。漢廷春雨長銅池。香飄衣袂堪纫佩。味入齋廚足療飢。謝氏芳華歸寶石。封胡羯末宛同時。錢塘白以中范。杭州府志。白范字以中。號西塘。錢塘人。御選。云。禪局閑幽寂。石色生清芬。奇葩雜芳樹。藹然祇園春。如何尋丈間。迴與人寰分。聲聞已知妄。色相原非真。兀以甘露枝。淨灑濁世塵。餘芳儻可即。相從問正因。京兆宇文子貞公諒云。紫芝采為食。幽蘭紉作佩。聊復助熏修。庶幾堪傲世。一室靜生香。諸塵自融會。蒲團禪燕餘。經卷了空外。嗒然吾我忘。誰云有三際。金華宋仲珩璩云。隱居結蓮社。地僻無人聲。瑶草穿階綠。幽蘭入夢清。吟詩憐楚澤。分坐憶南屏。色映千華偈。香同九畹英。何當風月下。相對說無生。此圖曾錄入汪玉水何玉珊瑚網中。

土橋

土橋在新壩之左。近慶春水門。通外沙河之流。湯堯文煥。土橋縱步詩云。徑以城隅僻。人因靜裏過。敲門遙問竹。掃石近侵莎。堯文號鄰初道人。仁和人。中隆慶庚午鄉試。官贛州府同知。有書名。

蓬庵

湯之奇。字稚常。錢塘人。少穎悟。四歲就外傳。讀書目數行下。比一年。即能振筆作文。語多奇峭。不襲前人。長者咸驚異之。萬歷戊午。舉鄉試。後官太平府同知。兼署江防事。時流寇蹂躪梁豫間。於是設方略。擒其渠魁。餘眾遂解散。督上下江糧餉。所過立辦。兵食以濟。尋擢江西瑞州知府。未至官。遭母喪歸。閉門謝客。大吏疏薦。堅以疾辭。因築室東園。名曰蓬庵。讀書灌畦。並課其子。姓著有蓬庵類彙。西厓少宰右曾。其文孫也。

新壩

慶春水門。明時以東郊地僻。鹽徒闖入。不可禁。奉旨久塞。虞司勳淳熙卜居於是。門近土橋。不通舟。因佃為放生處。諸仁者競載魚鼈羸蚌之屬來。在藻於羽。可千萬億。命也。萬歷中。賈豎欲奪會安壩曳木之利。揚言慶春入巽水。主大吉。賄有司啟水門。

某壩。曰新壩。是年司勳敗官。中丞直指兩臺。皆中誣去。里中自是無富民。詳見司勳
權務山館集。

憚壽平詩

憚壽平寓杭日。有在東園東毛稚黃詩云。海雲茫茫春霞斷。柳絲綠綠徧寒江岸。細網
幽窗竹煙亂。山桃海棠落將半。鳥聲過殘雨。蘭風細吹絮。我思在空谷。我夢屬雲漢。
珩璧只獨照。錦衾空宵爛。飛花濛濛還坐歎。江郎操筆不在腕。石泉水片泛黔館。柳
下無人待誰鍛。風致俊逸。可以奪昌谷玉谿之席矣。

東城雜記卷上終

東城雜記卷下

清 錢塘厲鶚太鴻著

雲泉題詠序

元初。虎林城東徐文雋。字如心。扁其書屋曰雲泉。紫陽方萬里曰。為雲泉題詠序云。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故易有乾坤之卦。而繼之以六坎之卦。以天一生水。而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天地雖生萬物。非水則莫生也。然則六坎之卦。以屯蒙需。次乾坤。何也。凡有坎之卦。皆取象於水。而屯需之坎。取象為雲。蒙之坎。取象為泉。又何也。天之始生物也。猶上雲下雷。而為雨。物於是芽茁於冥昧。故曰屯。以次乾。而坎為雲。天地之既生。物也。猶泉之初泄於山。物於是幼穉而未壯長。則不可無所養。故曰蒙。以次屯。而坎為泉。物屯而亨。蒙而養。待其成而已。故曰需。以次蒙。而坎又為雲。此天地之屯也。天地之蒙也。天地之需也。聖賢者出亨物之屯。養物之蒙。始也無所不用其力。以需夫各正性命之定。則終也無所容其力。今之學者。亦嘗讀易而知之否乎。虎林城東徐如心。偕鄰友童汝舟。來謁。謂其讀書之室。扁曰雲泉。老於風騷者。爭賦之。予以為斯文也。年始二十有七。自芽茁幼穉而壯長者也。其亦嘗次序屯蒙需三卦之坎而

玩之否乎。聖人所以不曰水。而曰雲曰泉。何也。水之始初。為雲為泉。學者不慎其始。初聽其流注散漫。為渺茫無畔岸之水可乎。何謂經。何謂綸。何謂果行。何謂育德。亨已亨人。養已養人。此感彼應。姑少需之。飲食宴樂。亦非流連荒亡之謂也。是為雲泉題詠序。右文見桐江續集四十五卷。

徐茂吳

徐桂。字茂吳。餘杭人。中萬歷丁丑進士。授袁州推官。守正不阿。失上官指。投劾歸。儼居杭城之東隅。地幽僻。擅池亭竹木之勝。多蓄彝鼎書畫。日婆婆其中。有潔癖。客過者。先使人覘冠服鮮楚。方與接對。人以其怪之。與馮開之夢禎。屠長卿隆。同榜。皆罷官家居。扁舟雙屐。往來吳越間。著有大滌山人集。送義公結廬天台云。海上樓禪境。披雲訪石橋。一餅依澗壑。疏磬落山椒。華頂經年雪。松門半夜潮。預愁支遁去。誰與共逍遙。朱竹垞前輩錄入明詩綜。格調誠清拔也。

馬婆巷

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雨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按巷為宋舊名。今俗呼馬坡。近東花園。為上馬坡。

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用之入詩。頓饒雅韻。

虞長孺僧孺

萬歷中。里人虞司勳長孺。以文字為佛事。碑板疏頌。照耀東城。長明蓮居二禪窟。貞石猶存。其弟僧孺淳貞。終身不娶。結廬靈隱寺側。名猿狖居。役使僅一老僕。又延八角團瓢。於每角藏書。上有樓。可眺遠。馮祭酒夢禎嘗曰。於陵仲子。猶餘辟纊之妻。僧孺足稱今之逸士矣。

城曲茅堂

藍瑛。字田叔。杭人。善畫山水。知名於時。家東城。自號東皋蜩叟。又號東郭老農。榜所居曰城曲茅堂。子深。字謝青。為諸生。亦以畫名。龔衛圖翔麟。城曲茅堂感舊詩云。他年文酒地。腹痛此停軒。病葉黃堆徑。寒流綠映門。斯人不可作。茅屋至今存。但有空梁燕。喃喃對客喧。

胡涓清

胡守乾。字涓清。臨清人。父尚英。明神廟末進士。官翰苑。以忤魏璫。削籍歸。思陵立。召用。至宮詹學士而卒。守乾外家本杭人也。母攜之居杭十餘年。家益困乏。賣卜於城

東市中。得百錢。輒下簾事吟詠。人不知其貴公子也。西湖竹枝云。長絲成匹竟難裁。傳語渠儂莫見猜。春日未能尋藕去。炎天那得見蓮來。是亦不失鐵史遺音者。

月中人

馮開之快雪堂集云。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避。僅見其二。須臾盡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為予述之。

蘭菊草堂

徐子貞。元末隱居城東。號匏瓜道人。洪武初。仕為潭府典寶。正所居曰蘭菊草堂。天台徐一夔為之記云。錢塘徐子貞甫。廉介有雅操。築草堂於東城隅。不蒔他物。獨蒔蘭與菊。而日循行其間。客或見之曰。子愛此耶。子貞曰。吾愛其與吾性合爾。既而大書蘭菊草堂四字而請予記。蓋蘭之為物。生於澗谷深絕之地。人雖不采。而清芬細馥。灑灑然於風露之下。有不求媚於人之意焉。菊之為物。發於卉木凋落之後。時雖擘斂。而幽姿雅豔。采采然在風霜之表。有不爭妍於時之意焉。之二物者。有道之士所不棄也。方子貞隱處時。人見其戀嫖此二物。不置。固曰其性然爾。而不知其見於

用者何如也。及遭維新之朝。盡起天下之遺逸而用之。子貞起自草堂。得以才行選為親王官屬。趨蹌王庭。一以直道自持。如蘭之不求媚於人。菊之不爭妍於時。為王所禮貌。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蓋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然。子貞之所守。可謂不愧蘭菊矣。因筆之為記。張光弼為子貞賦匏瓜道人云。吾豈匏瓜繫此生。道人玩世以為名。百年雨露司榮悴。一日江湖見老成。澗落情懷莊子瓠。浮沈蹤跡楚王萍。壺公借與龍為杖。拌著青鞵到處行。

徐鏡非

徐行恕。字鏡非。茂吳司李之姪也。世以易名家。中萬歷癸卯浙江鄉試。嘗為德安縣令。鼎革後。杜門不出。與嚴印持。張卿子。稱城東三高士。詹去矜。鍾玉贈之詩云。徐令本廉吏。高擬陶彭澤。早歲擅時名。垂老厭兵革。晦迹城東隅。蕭然坐畝宅。茶人夙自署。茗椀供朝夕。健兒不敢窺。閉門無俗客。擾擾市朝間。世眼徒青白。張卿子過徐鏡非閒坐詩云。朋舊今無幾。所忻俱老翁。累因遺嗣少。閒賴一官窮。每過寒齋雨。共聽秋樹風。高山多翼贊。吾願采薇終。

鍾紹京書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後有倪雲林跋尾。明時藏徐茂吳齋中。近閱沈景倩德符野獲編云。本高瑞南家物。後歸徐司李。近聞為徽人厚募募去。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蠻酋。不止昭君和戎已也。

半畝居

半畝居。一名孝慈庵。近艮山門城東隅。順治初。里中周氏子兄弟出家。奉母於此。中有放生池。積水深淨。風篁繞戶。人迹罕到。真憩寂地也。偃亭禪師淨挺夜過半畝居。詩云。夜色滿城隈。一燈懸古屋。平郊逗微茫。疏星澹幽獨。梵唄雜鐘魚。琅琅振林木。抱甕此灌園。何必異深谷。俯仰輿蓋寬。閒閒情自足。分坐成主賓。阿閼及金粟。偃亭為仁和徐繼思。字世臣。明季壬午貢生。晚雜染於河渚。有谿流文字。

委順齋

元時杭之城東隅。有鄭處士。號虛庵。年八十餘。研極乎漆園之旨。名其燕處室曰委順齋。楊廉夫為之記。文見東維子集。多譌脫。故不錄。

鍾馗圖

鄭虛原家藏鍾馗圖。為舊人筆。至正甲辰春。以贈海虞曹立。立跋云。先君昔遊錢塘。

觀此卷於鄭虛原翁處。歎其瓌怪幽眇。曲盡鬼物之情狀。鄭君欲以相遺。先君亦不之請也。後先君歿六年。立至杭。謁鄭君於棲遯之室。情意款洽。撫問存歿。不勝惻愴。因出此卷歸之。且曰。而翁之夙好也。吁。鄭君護持此卷於兵火艱棘之中。以先君有屬愛之心。不以畀人。而有所待。一旦識予為故人之子。卒能授之。其亦庶幾延陵氏脫劍之意乎。卷中題者四人。馮海粟子振詩云。老旭兀輿二鬼肩。一鬼勃窣袋影懸。一鬼負劍帽帶旂。一鬼頂顱雙角駢。老旭之婦輿踰蹊。其荷輿者鬼婢虔。貓抱掌握鬼妾妍。提其箴具雌袂元。攜枕而從服飾鮮。鼠蠍黏綴袴亦然。擎擔最緩行李便。鬼之嬰孺盛穿聯。囊包橐裏琴能仙。瓠壺穹挂吁可憐。揭竿之魅愁攀緣。最後甕鬼束縛椽。尸而行者猶能前。肌肉消盡骨骼纏。物怪種種來無邊。神禹鑄鼎今幾年。罔兩在此猶翩翩。吁嗟吁嗟問老天。不惟詩畫奇絕。而鄭君之友道。有足取焉。

洪稗畦

洪昉思昇。號稗畦。居東里之慶春門。少負才名。尤工院本南北曲。以國子生遊都門。暇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鉤欄競鈔習之。會國忌止樂。貴人邸第有演此者。為言官所劾。諸人罷職。昉思逐歸山左。趙宮贊執信亦在謹中。趙嘗有絕

句云。牢落周郎發興新。管絃長對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誤卻人。蓋自
悲也。朱檢討彝尊。酬洪昇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
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悽絕。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
纜下河船。元人白仁甫有梧桐雨雜劇。亦寫雨淋鈴一曲。用事可謂工切。昉思後溺
於烏鎮。王司寇士禎挽詩云。送爾前谿去。棲遲歲月多。菟裘終未卜。魚腹恨如何。采
隱懷苔雪。招魂弔汨羅。新詞傳樂部。猶聽雪兒歌。中年欲卜居武康山中。不果。所著
稗畦詩集。清整有大歷間風格。嘗有林月前後入谿花冬夏開之句。世但艷稱其曲
子耳。

芸隱橫舟

城東清泰門。宋之崇新門也。舊在東河之西。河流繞城而轉過東新關。達於臨平。抵
長安堰。近城河干。宋有船官廨。嘉熙中。施知言樞。嘗為是職。有題廨宇詩云。合是清
谿近處居。在官却與在家如。柳風拂岸時鳴櫓。梅月橫窗夜讀書。休問舟閒無喚渡。
須知水到自成渠。俸錢已足供薪粒。比著簞瓢儘有餘。樞自序其集曰。丙申冬。趨浙
漕舟官戍小廨。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髣髴家居。刻刻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先

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芸隱橫舟臺。

潮鳴寺

城東潮鳴寺。故為梁貞明中建。名歸德院。後宋高宗曾駐蹕。聞濤聲。賜今名。高宗御書蘇詩。賜殿前。統制劉漢臣。咸淳臨安志云。書古詩立石東廡者是也。吳伯霖之鯨。以詩為高宗作。載之武林梵剎志。誤矣。李君實日華六研齋筆記云。武林潮鳴寺。有宋思陵賜統制劉漢臣詩。野寺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側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詩也。第二字是水字。今改寺字。遂掩而有之。思陵博雅。斷不如是。當由偶在寺中書之。賜劉寺僧。欲假以為重。改字勒石。以侈榮觀耳。觀此則宋時原刻。後明時又有改字之刻。今寺危於火。并改字之刻亦亡矣。

紅亭醋庫

咸淳臨安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南面北。今名醋坊巷。宋時酒醋皆官庫釀造。納緡錢於戶部。臨安有醋庫十二。此其一也。莊季裕綽雞肋編。載建炎後俚語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發酒醋。蓋宋自王安石設法賣酒。并醋亦權之。南渡後軍興。百費浩繁。遂不能革。既禁私造。其直必昂。遂有因此致富者矣。

織成十景圖

杭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郎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織作綾錦。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其中一二供尚衣之匠。花樣有為西湖十景全圖者。秀水朱稼翁稻孫武林恭紀詩云。十樣西湖景。曾看上畫衣。新圖行殿好。試織九張機。

蘭芳軒

貝清江瓊蘭芳軒記云。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塘城東。闢室為遊息之所。樹蘭其前。額曰蘭芳軒。問求予作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銳而長。古人恆刈而佩之。劉次莊之註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幹一花為蘭。一幹數花為蕙。朱子從而辨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何物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修自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時俗之好護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夫蘭別於眾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

志哉。予聞至剛蓋五峯先生之從子弟。養有氣節。嘗從武夷杜君清碧遊。二十餘年。渡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而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孺子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予知必擢於等夷。而蜚聲天衢也。於是乎書。按珊瑚網題趙子固水仙卷云。天台李至剛。又有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中舉明經。試禮部郎中。出為河南布政司參議。永樂間。仕至禮部尚書。解縉沮上立漢庶人高煦。至剛黨高煦。以譖縉。上震怒。逮縉下詔獄。死。見明閣學記。蓋傾險之流也。其僑居錢塘者。當別是一人。

回龍橋

明仁和沈通判懋德儀兩湖塵談云。郡城東潮鳴寺。門徑曲臨通衢。其東南北三面皆水。水之外皆菜畦。而寺獨踞其中。竹樹幽茂。人迹罕到。儼然一山林也。詢之僧云。寺舊名歸德。南宋高宗駕幸至此。聞潮聲而回。因易今名。今寺後有小橋。曰回龍。即當時旋駕處也。按臨安志。菜市橋之西。為東青門。寺當在城外。其迤東十數里。則江塘也。故潮聲可聞。至於今日。則城郭一變。與曩者不類矣。沈公為少司寇。銳子正德。

己卯舉於鄉。嘉靖中仕至惠州通判。今去沈公又二百餘年。此橋尚存。跨荒溝上。僅一石杠耳。

沈柳亭

沈豐垣字適聲。號柳亭。仁和人。少為諸生。學於臨平沈去矜。最工為詞。纏綿處似柳屯田。清穩處似趙仙源。至不肯上鞦韆。為怕東牆近之句。雖古人無以過之也。嘗愛東城之幽曠。因卜居焉。賦一萼紅云。近城隅。有干竿脩竹。正好結吾廬。試蓄水成池。鉏泥作圃。添栽幾種嘉蔬。將怪石圍成曲徑。映藥闌深處。獨蕭疏。蓮子生花。蜂兒釀蜜。快意何如。最喜繁喧迴絕。交情冷落。細閱圖書。幾陣風來。一番雨過。苔痕綠徧階除。此際長容高臥。更何勞。惆悵憶黃虞。睡起閒消茗盞。自許清臞。

靈芝寺

靈芝崇福律寺。在城東清泰門內稍南。俗稱蠟燭庵。吳伯霖武林梵剎志云。唐貞觀間。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實際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竟不詳改額。靈芝始未考。咸淳臨安志。城東無靈芝寺。并無實際院。但有寶積院。天福七年。施光慶捨宅建。舊名崇福。後改今名。紹興十五年。以其地為駝坊象院。明夏時正。杭州志。靈芝寺。

本在湧金門外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為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為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元季燬。移建城東。合觀二書。則寺即湖上故迹。元統中。始徙於廢駝坊象院。仍合靈芝崇福為額。而實際乃寶積之譌。貞觀乃天福之謬。不然。豈有兩施光慶捨宅乎。宋大智元照律師。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博究羣宗。以律為本。嘗著布伽梨杖。錫乞食於市。楊次公傑贊之曰。持盃出。持盃歸。佛心常在。四威儀。初入屋時。人不識。虛空自有鬼神。知居靈芝三十年。從遊嘗五百眾。政和六年。示寂。塔全身於寺西北。明正統間。徵杭州靈芝寺僧智淳。說戒開壇。為天下傳戒宗師。乙亥年。辭朝沐浴而化。上遣禮部趙勛諭祭。智淳曰。爾夙悟善緣。堅持梵行。邇膺榮命。為釋宗師。方闡法音。導人為善。倏爾示寂。良可悼嗟。靈其如存。服茲諭祭。自元照以來。為律宗焉。郡人陸拒石繁。召募重建靈芝寺。疏畧云。靈芝寺者。乃兩浙之名基。錢塘之靈趾。聿開太平之歲。重興元統之年。椒房桂殿。翻作禪宮。太液昆明。俄成寶筏。節庵修三藏之書。統一較五雲之典。建章宮裏。坐見蓮花。華林院中。塵成白玉。片蘆北渡。半偈以解。萬緣一錫。南飛三年。而化諸品。遂乃橫開銀闕。高峙瓊樓。焦葉火珠。繚繞露盤之塔。陽烏陰兔。回翔方丈之池。法鼓雷鳴。天香霧積。信可以

跨鳳山之仙境。軼蓬島之香城者矣。

備萬齋

元貢師泰。字泰甫。寧國路宣城縣人。翰林學士。諡文靖。雲林先生奎之次子也。泰定元年。中江浙鄉試。至正十五年。除平江路總管。甫踰月。張士誠以高郵兵至。城陷。官屬潰散。乃懷印綬。避居吳淞江上。十七年。抱印納於浙省。隱於杭之西山。浙省丞相達識帖睦迺起之。曰。君之守平江也。在官未三十日。人心未孚。且握兵扞患。自有省臣在。非君之過也。即以便宜。授兩浙轉運使。次年。遷江浙參政。居杭州。作備萬齋。并為記云。出杭州新門東北二百步。又東折入委巷。有屋四楹。在敗垣廢圃間。蒿萊不除。問之。徐氏業也。遂傭其半。苴漏補罅。移木牀。瓦竈就居之。四壁空無長物。因大書備萬二字於其顏。或過而問曰。飲食以備飢渴。裘葛以備寒暑。僕御以備使令。子今無一物之備。何謂備萬耶。吾知子之不為是也。豈嘗有見於孟氏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之意哉。予乃笑而答曰。吾亦知我之不為是也。夫我於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於太倉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於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之所能備也。

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物也。物且萬萬也。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為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是以散之為萬殊。斂之為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為備也亦大矣。雖然。體之而不實。則羣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而非恕。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自一。烏乎萬。萬自萬。烏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客唯而退。遂書以為記。後歷官禮部尚書祕書監卿。公嘗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於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郎程以文。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

成黃門

里中成黃門肇毅。字而卓。順治乙未進士。官工科給事中。有松江鎮帥馬逢知者。初名進寶。起家羣盜。性貪橫。自奉僭侈。百姓殷實者。械至倒懸。以醋灌其鼻。人不能堪。無不傾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占民廬。縱兵四出劫掠。官府不敢問。時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黃門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下溫旨徵入。繫若盧。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鎖東市。當逢知之

入觀也。寶貨二十餘舫。他物不可勝計。至是無一存者。人皆快之。

○郎仁寶

郎瑛字仁寶。正嘉中仁和諸生。與馬浩瀾洪王天碧澄金玉泉珊王蔭伯一槐相友善。居草橋門內景隆觀前。自號草橋子。博綜羣書。恣意蒐討。於進取泊如也。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瑛曰。吾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諸少年斷斷爭甲乙耶。因作牌對以見志。著七修類彙五十五卷行於世。其中考訂精核。間有紕繆。然多舊聞逸事。與瞿宗吉佑歸田詩話徐延之伯齡蟬精雋。吳錫用瓚武林紀事。姜明叔南谷塘詩話。沈懋德儀兩湖塵談。田子藝藝蘅留青日札。陳思貞師禪寄筆談。並稱吾鄉前輩著述之傳世者。

○姜西溟卜居

慈谿姜西溟宸英。績學能古文辭。書得晉人筆勢。遊長安。名動公卿間。曾被薦。以上舍生食七品俸。與修明史及一統志。康熙丁丑。第三人及第。入詞館。冉冉老矣。嘗與宗人約買錢塘東園屋。將告歸。遂初焉。送項霜田溶歸杭州。句云。我愛東園宅。繞池青琅玕。主人有成券。卜居諒非難。所願遂鄰並。非久同盤桓。又送湯西厓編修移居。

句云。一椽如可託。準擬住錢塘。其眷眷於東園如此。後以科舉事累斃於貴人。宰居之約。徒成虛語。惜哉。

瓦子巷

瓦子鈎欄。南宋在臨安。有二十三處。其在城東者。新開門外新門瓦。亦名四通館。薦橋門瓦。在崇新門外章家橋南。菜市瓦。在東青門外菜市橋南。艮山門瓦。在艮山門外。瓦舍者。謂來時瓦合。出時瓦解之義。紹興間。殿帥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勅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士暇日嬉遊之地。貴家子弟。因此遊蕩破壞。尤甚於汴都也。諸妓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以色藝擅一時。家甚華侈。唐安安最號富盛。又如金賽蘭。范都宜。倪都惜。潘稱心。呂雙雙。胡憐憐。沈盼盼。普安安等。皆以歌曲得名。至唐安安。理宗曾於元夕召入禁中。潘稱心亦為賈秋壑所狎。君相荒縱如此。欲不亡。可得乎。今遺迹皆不可考。獨菜市橋瓦子巷。其名猶存。吳君特詠京市舞女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聞鼓笛。問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婆斜趁拍。今則委巷蕭然。知其事者亦鮮矣。

庾園

沈秀巖紹姬庾園紀勝詩序云。余家東城橫河。當雙橋之中。門臨流水。左帶巖城。右環官市。其北即庾園也。園為從祖庾菴公所創。經始於順治丁酉。歷七年而工始竣。其中疊石為山。疏泉為沼。間以竹木。錯以亭臺。即一花一草。必使位置得宜。詳略有法。室宇落成。少不當意。即毀而更張之。鳩匠庀材。糜以萬計。園亭之盛。甲於會城。芳醞盈罍。嘉賓滿座。主人方秉燭夜遊。樂以忘返。予小子忝列羣從之末。尚叨廣廈之被。念山樹無盡。臣練有窮。雖殊墜天之憂。敢忘履霜之戒。猶恐曲終人散。一時勝地湮沒不傳。故不揣愚蒙。援筆為詩。志其梗槩。藏之櫝中。未敢陳於諸大人之前也。康熙二年九月。庾園云。千金疊一邱。百金疏一壑。泉石慘經營。花葉紛相錯。經春有餘妍。凌霜無隕擇。一水懸樹杪。三峯穿帷幕。中有庾公樓。飛梯連複閣。書庫初落成。酒池將次鑿。魚鳥且無恙。琴尊諒有託。迎送不下牀。賓至但酬酢。玉津已邱虛。蘭亭久寂寞。盛事原不常。俛仰幸無忤。人生貴適意。何為自束縛。行樂庶及時。高懷寄寥廓。東軒云。步入庾園路。三折到東軒。已見山林志。殊忘耳目喧。紅龍繞曲砌。青蘿被短垣。果熟鳥窺徑。雪銷人負暄。多有問津徒。一覺情易謾。誰知檣舟處。未即是桃源。揖

翠亭云。茲亭猶未名。姑字曰揖翠。當前眾壑積。倚檻羣峯對。桂林繞其右。荀園環其背。旁有陸羽竈。茶煙出垣內。松風自相借。寒濤響谿碓。振衣登層樓。睥睨窮萬態。遙望湖上山。晴霄潑濃黛。雨氣多空濛。雲氣常澱澱。恍惚幾變遷。因之生遠慨。雪洞云。複道何逶迤。重門殊窅窳。心曠境自寬。地偏天遂小。嚴冬不知寒。虛明長達曉。壁牀淨如拭。殘夢方未了。明月不成輪。零星下林篠。不聞人籟聲。孤懷轉清悄。樵城書屋云。依山築土城。蜿蜒入林麓。高復增三版。廣不踰十幅。門設畫常關。縱橫交曲木。負郭屋數椽。居然類盤谷。松疏夏反寒。桂深冬轉燠。詎容長者車。聊憩樵者足。日暮負樵歸。篝燈還且讀。臥雲閣云。傑閣浮林端。長共孤雲侶。想與人境殊。惝恍聞天語。軋軋銀浦機。丁丁桂窟杵。六月生晝寒。積雪徑尺許。高臥絕塵纓。誰當共爾汝。玉玲瓏云。縹緲玲瓏峯。岩堯聳空碧。石名玉玲瓏。靈隱包圍中物也。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達。煥圍。將軍從天下。萬夫從辟易。掌嫌巨靈短。腹笑伯仁窄。色比芙蓉潤。爛若蟻蝕蝕。噌吰振洪鐘。潺湲流素液。大不如虎踞。瘦不如熊立。暴分復星布。旅進若拱揖。何時靈鷲山。移向此中植。雜以丹青樹。蒼崖翠欲滴。孤梅發單瓣。紅梅單瓣者不易得。素李垂黃實。蘭蕙叢其陰。翁翳百鳥集。興至時一登。攀蘿躡危壁。晞髮平巒上。箕踞石門側。欲令眾山響。呼童取鐵笛。

瀑布云。山陰何所有。華宇結三楹。素蛻凌空來。迢迢度簾旌。危梁宜白石。雪浪涌濤聲。下有小龍湫。木葉不敢攖。山川信天造。孰謂人力營。娛目極志意。中懷猶怍怍。汲汲顧日影。厭厭秉夜檠。緬思爽鳩樂。悠然愴我情。西園云。一徑直如髮。遙遙復西去。漸覺熱客疏。遂與老圃遇。雙橘何陰森。孤松自盤踞。瓜韭三四畦。棗栗八九樹。酒庫七楹足。米廩十年貯。行盡丁字廊。別有齋心處。歌吹杳不聞。幽鳥自相語。焚香掃一室。塔焉澄我慮。肥甘豈不佳。蔬果亦可茹。竹因醉日移。書為愁來著。四序如轉風。百年難暇豫。高明神鬼瞰。滿盈聖賢懼。悄悄懷殷憂。深心託短句。

半山園

沈秀巖半山園紀畧詩序云。半山當庾園之北。兩園相距才隔一巷耳。若登庾園北樓望之。林光巖翠。襲人襟帶間。而鳥語花香。固自引人入勝。其東為古華藏寺。每當黃昏人定之後。五更雞唱之先。水韻松聲。亦時與斷鼓零鐘。相答響。門署唐句曰。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蓋實景也。先是家從祖為子弟謀下帷之所。始闢其地。堂無數仞。山才一簣。因蓄魚而鑿池。偶結籬而護竹。既而踵事增華。山日益高。水日益深。臺榭軒廊。鸞飛鳥革。遂月異而歲不同矣。夫土木之工。興之甚易。而節之

甚難憶自甲辰經始以來。歷今且數稔。猶未罷役。將復有事於雪堂。其勢然也。半山視庾園稍廣。雖遠麗不及。而疏落可喜。頗有山林之致。主人坐卧其中。自課童僕十餘輩。澆花雜草。洗竹培松。東山別墅。仍開北海之尊。南浦停雲。舊是西園之室。一時名士。如吳慶百。徐寶名。家去於初山。諸先生。凡遇宴集。間出新裁。然風人之旨。揚扆為多。且即就一時耳目所及。徵於紀勝。未遑分題製詠。煥若列眉。予從諸父講業之暇。遊詠其間。值酒闌客散之時。正琴靜塵閒之候。往往登高寓目。臨水送歸。輒低回慨歎者久之。因憶庾園時音之編。復綴古體十三章。更為半山園臨一副本。僅異日陵谷變遷。或亦髣髴其大略焉。時康熙庚戌仲冬下澣也。深柳讀書堂云。亭亭山際雲漠漠。園中樹。但聞讀書聲。不見讀書處。煙光浮遠碧。晴空卷香絮。一徑裊如螺。試從此路去。曲砌繞鷗波。飛甍振鳳翥。環視半山中。茲堂獨雄踞。鶴偕流水間。花以回風聚。春柳詎長青。秋風毋乃遽。願得千丈繩。為我維義馭。半山云。石山做大癡。土山臨小米。兩山據東偏。唇齒長相倚。西北又一山。遙隔煙林裏。質之繪史中。北苑差相似。咄哉十畝園。半為山所峙。園因以半名。山亦以半字。後山植如笏。前山平如几。倪几挹翠微。拄笏看雲起。宛然山中人。豈復類城市。城市與山林。誰能辨彼此。曲池云。地

卑易為池。取土列屏岫。繡魚尾漸成。回塘白石甃。渚水作綠波。望之如鶯脰。第惜佇
藻肥。翻覺芙蓉瘦。有客抱琴來。花邊了殘晝。冷然拂素指。潺潺響寒溜。平山閣云。池
水清且漣。倒影插虛閣。仰視百尺雄。巖巖勢如削。恰與山樹平。長借雲根拓。拾級敢
辭勞。登眺殊不惡。四望無遁景。一覽窮邱壑。東連給孤園。風旛隔林薄。微聞清梵聲。
名心頓蕭索。西軒云。回廊經北牖。水檻倚南池。冬日烘簾早。春雲渡水遲。奇峯列夏
雲。丹樹生秋姿。客如落花聚。晤言日在茲。絲肉奏新聲。松濤忽問之。憑軒攬西爽。披
襟當涼颼。言將待明月。休擲手中卮。井字廊云。西軒西復西。廊形作井字。買得馬塍
花。丹黃如列肆。花繁徑逾窄。風定香轉熾。即此井中天。居然有殊致。蘋繫齋名其云
形如舫舟中
舟居不在水。陸居不在屋。一葦為蘋繫。宛然處林麓。舟中何所載。寥寥書幾麓。舟中
何所事。丁丁棋一局。布颿喜無恙。權歌如可續。豈不懷五湖。風濤苦翻覆。春水偶到
門。秋山長滿目。借問張子同。何似林君復。花深處云。飛湍從北來。經東復西注。繞過
竹盡頭。流入花深處。花深路紆折。樂闌各回互。蘇紅與歐碧。高下若綦布。伊蘭叢舞
草。佛桑倚鐵樹。奇卉不可窮。按譜率難賦。翻呈陶家徑。結籬環菊圃。視此覺太疏。吾
心有餘慕。水西閣云。離離管粟畦。池西有水榭。縛竹為椳梘。參差若鱗亞。危閣倪中

流石梁。互虛。漢蘋風。枕上回。荷珠座中瀉。稍與圖史親。差喜人事謝。客來偶問津。彈
碁消長夏。團瓢云。山中結團瓢。宛然在中阿。檝檻施曲木。石檻跨回渦。上覆三重茅。
旁繞百尺籬。織蘆當簾箔。暹暹如鳥窠。夜火青瑠璃。春草紫蔓蘿。枕根鈔梵書。丹青
貌維摩。平生愛禪寂。晨夕時一過。焦氏蝸牛廬。邵家安樂窩。廣廈非不處。轉眼成風
波。吾將息我機。保此良已多。雪堂云。雪堂雖未成。其勢不容已。衛堊久矣儲。萊石今
方砥。虛廊積文杏。舍旁除苦李。昨聞徙鹿柴。言將燬竹里。俄驚椎鑿聲。丁丁築素圮。
杞人一何愚。中宵歎息起。靈光既已焚。柏梁旋復圯。否泰有乘除。興此或廢彼。人生
百年中。憂樂長相倚。託諷諒無繇。短歌聊用紀。

玉玲瓏閣

玉玲瓏。宋宣和花網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涵所靈隱
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庾園。後歸龔侍御翔麟。因以名其閣焉。侍御
為太常卿。佳育子。風流淹雅。少日喜為樂章。出入梅谿白石諸公。太常開藩江左。署
有瞻園。禾中朱檢討彝尊。李徵士良年。上舍符。沈明府隸日。上舍岸登。皆在賓榻。酒
闌。碁罷。相與唱和。刻浙西六家詞。行於時。又屬王山人翬宮。瞻園舊雨圖。後以貢士

起家。歷郎署。至南牀。未幾罷歸。貧甚。至舉家食粥。未嘗於監司郡邑有所干請。士論高之。晚年移家白洋池畔。自號田居。舊宅已易主。玉玲瓏之名。終播於詞人。傳之海內矣。朱檢討寄侍御摸魚子詞云。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著洲笛譜。篋房句。謂周青士篋。李分虎符也。竹垞小位。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西堂冷。孔雀應凋錦羽。鹿麕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既暮。想皖口鱖魚。又好需犀箸。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把醖舊吟處。

碧鳳堂

靈芝寺。舊有碧鳳堂。成化癸卯。嘉禾姚公綬。嘗寓其中。公綬辭官最早。以山水翰墨為娛。嘗得錢舜舉山居圖卷。後有張貞居雨。仇山村遠。顧玉山阿瑛。鄭明德元祐。楚石釋梵琦。諸名勝題跋。奇愛之。行笈必攜。以自隨。題其後云。三日不展卷。何異隔三秋。今日一展之。頓然消百憂。片紙與隻字。古人尚見收。矧茲美圖史。契我山居幽。林鳥當我嘯。石瀨當我流。寄傲倚南窗。濯足弄扁舟。回視五陵內。輕肥乃浮漚。吾生寶此卷。俛仰儘優游。五月廿五日。因訪韋庵廉使。假榻於杭靈芝寺之碧鳳堂。對雨。

無聊。捉筆書此。雲東逸史記前輩推尚如此。風致猶可想也。

陳御史元倩

陳公潛夫字元倩。原名朱明。後更今名。錢塘人。家城東之橫河橋。家貧落魄。好大言。以臧俗崇禎丙子舉於鄉。以社事與友人陸培不合。培兄弟為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癸未冬。授開封府推官。時流寇猖獗。大河以南。郡邑皆不守。賊署偽官數十人守之。所在豪傑。各據寨自保。公下車後。親歷戎行。倡義聯絡。樂附者眾。於是軍聲大振。明年燕都陷。愍帝身殉社稷。公令三軍縞素出師。擒斬偽官。走偽撫梁啟隆。邀敗賊將陳德於柳園。沿河數百里皆靖。汝寧歸德河南諸府各寨豪傑。爭先來歸。受約束。福王即位金陵。公傳露布江南。廷論恢復功。特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忤巡撫越其杰意。譖之馬士英。召潛夫還。潛夫適遭外艱歸。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為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之。南都破。脫歸。航海至越。上書魯監國。願假兵五千。為恢復計。加太僕寺少卿。監浙西軍。募三百餘人。與孫熊二家兵合。列舟江上。丙戌五月晦。軍潰。走山陰小楮里。置酒賦絕命詞云。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

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蠟。眾人回車。予獨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惟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北莅。惜也。諸姦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為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姦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邸第。圍牆幽憂。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躑。航海飄零。請兵期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事庸可冀。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計惟待斃。事不可為。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

陳高士貞倩

陳麗。字貞倩。號正庵。元倩弟也。大梁之役。與其兄間關戎馬。思立效以自見。國亡後。匿迹東城院。窮以終。有采菽堂詩集。今錄其數首。放言云。武林城中游俠子。自言生長東城里。男兒意氣在四方。雄心磊落誰能此。生平不喜事文章。走馬射箭心膽揚。

憶昔曾為大梁客。憶昔嘗登公子堂。雕弓大羽追飛蓋。楚舞吳歌繞畫梁。潁川日落
征旗出。河曲風高曉角長。可憐遊徧青山道。可憐踏徧春郊草。隻身許國未曾捐。頻
年遭家多不造。短髮蹉跎空自憐。人生致身苦不早。回首風塵一劍隨。敝裘零落秋
風吹。百年徒侶蕭條盡。舊國勲名那可追。窮解天寒風瑟瑟。金盡牀頭空抱膝。無家
可種故侯瓜。何地容裁陶令秫。村中濁酒聊自斟。耳熱歌高忘古今。功名富貴豈長
在。流水浮雲何足尋。勸君且酌杯中酒。秋月春花隨地有。逸羣傲世烈士心。玷玉鏤
金眾人口。時危盡見世人情。不如壠上還躬耕。縱令疏拙非時調。吾自悠悠獨長嘯。
雜詩云。市井城居僻。襟懷野老迂。病從違世得。客自不才無。道喪憂何用。杯深興未
孤。苟全真此日。遮莫問前途。可求非所好。不復更依人。仰食書空著。秋天月自親。雪
深高士臥。瓜美故侯貧。此意今誰解。吾思早卜鄰。又雜詠云。任懶吾真疾。孤居世未
同。驚人言豈會。閱俗禮難通。名或他時在。身憐故里窮。短詩聊慰藉。擊筑此城東。出
門時極目。今晚又河干。岸束人聲靜。天垂斗柄寒。樹明鐙出閣。水暗月歸灘。夜禁巡
城急。荒荒早與閒。喜康侯弟歸云。觸暑歸容易。循環記一年。草生今日綠。閣有昔時
元。棟折支難穩。牆積補更穿。况經春去遠。幾度憶花前。暑散橫河雨。塵清陋巷風。一

時朋自遠。兩日酒應空。汝亦愁行路。吾今識固窮。初歸莫惆悵。前赴任西東。扶病同
康侯。弟登後園假山作云。無那遣愁偏抱病。最憐春色強登高。山空老圃還生竹。柳
暗鄰家更著桃。涕淚弟兄銷節序。飄零闕塞憶風濤。東城蒼翠年年發。幾日同來醉
濁醪。九日云。九月九日風日清。一罇獨倒倚東城。紫萸欲插不忍插。白髮偏生未可
生。落帽孟嘉真絕俗。整冠杜甫故多情。最憐人到傷心處。乘醉登高亦強行。贈梁仲
木云。丁酉之歲七月中。薊門梁大來城東。投刺豈因諸弟好。訂盟曾與先兄同。班荆
古寺留殘日。懷舊中原有戰功。四海空囊雙鬢白。青樓綠蠟興偏雄。五月三十日。為
先兄諱日。泣賦一律云。一氣乾坤大。三秋日月寒。歸雲凌劍舄。陰雨拜衣冠。國破魂
難慰。家危廟未安。江流成不返。懷舊幾悲酸。

陳際叔柴虎臣二處士

陳際叔廷會。九歲操管。作寇萊公枯竹生筍賦。人皆奇之。稍長。補錢塘諸生。效漢魏
六朝人為文。與同郡陸麗京。圻。鯤庭。培。交好。歲乙酉。鯤庭以行人殉國難。絕吭於桐
隲。引決時。留書與際叔別。且盡以書籍遺之。際叔聞信。奔赴。哭之慟。為書以報地下。
美鯤庭之得死所。叙已有母。且尚在草野。不即相從之故。詞甚激昂。惋惻。無何。陸氏

竄徙駱村。鯤庭配陳夫人。延際叔於蕭寺。教其子繁。召繁。召學既成。乃還其所。遺書籍。其交誼如此。柴虎臣紹炳。仁和人。御史祥之孫也。少為諸生。見賞於紹興司李陳公臥子。後棄舉業。杜門掃軌。以醫自業。詩文馴謹中程度。如其為人。際叔嘗稱之曰。虎臣著作雖侈。不為虛辭濫說。可謂實有其文者也。兩處士皆家城東偏。而虎臣居尤僻。老屋數楹。廁於壞垣廢圃間。柱桑敗竹。三徑荒寂。際叔時過。從劇談。奮袖低昂。擊節起舞。雖蕉蘇不爨。意氣甚冢也。際叔有瞻雲集。虎臣有翼望山人集。與麗京及張祖望。網孫毛稚黃。先舒沈去矜。謙丁飛濤。澎吳錦雲。百朋孫宇台。治虞景明。黃昊。稱西冷十子云。

蓮居

城東精舍最多。惟蓮居為勝。其地左負郭。右互土橋。門外清流縈帶。循六枳之櫛而入。一往深窈。寮舍堂殿如蜂王國。如燕子巢。戶牖相向。皆極低小。古木離立。突起巖鬱。陰滿階除。苔痕常如雨過。妙香時聞。脩然有出塵之想矣。明萬歷時。大覺瓏禪師所創。師戒行精整。沈嘉則明臣。屠緯真隆。吳伯霖之鯨。諸名宿皆與之遊。有一碑。虞長孺之文。蓋奇。李長蘅之書。瘦硬。宋比玉之篆。蒼嚴。足稱三絕。

白雲漫士

元陶煜字明元。自號逍與山人。又號白雲漫士。台州人。以試吏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畏吾人伯不花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年。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美賢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不花擲刃以刺。弗覺。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與食。欲俾餓死。婢引見。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不花雖遇赦。釋免。猶坐黜。至正壬辰。除歸安縣平反冤獄。按抑豪強。此類甚多。子三人。長即南村先生宗儀也。詳見鄭明德僑吳集陶君墓碣中。按元史百官志云。凡路府所治置錄事司。掌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事。典史一員。地理志云。杭州路江浙行省所治。領縣八州一。至元十四年。分宋都九廂為四隅。錄事司。泰定二年。併為左右二錄事司。所云東北隅。即左錄事司也。

夾葉蟲

鄉先生仁和吳瓚。字錫用。號樂聞。弘治庚戌進士。嘗知南通州。致仕家居。年八十餘。

卒者武林紀事八卷中有一條云。杭城東園人家。四時種菜販賣。遠至臨平長安。俱用船載而去。嘉靖元年三月間。芥菜盛時。水涸。開河船不能行。菜多而價廉。其葉膜中。生一種蟲子。形如芝麻。生數日。子中出蟲。久而生翅飛去。鄉人名曰夾葉蟲。人畏此蟲。皆不肯買食。其價大賤。甚有棄諸河中者。予幼時。康熙甲申年。菜亦多生此蟲。老圃以百部浸水灑之。

尼居

蕭山毛檢討奇齡志圓尼師抄化齋糧序云。東園多尼居。綠塍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上請卻髮。率連房以棲。而至於故家遺闕。官姬貴姝。往往自為畦稜。結廬而居於其中。志圓尼師。中年去家。伐茅而編籬。獨以俗姓本沈氏。築名沈庵。有日矣。康熙辛未。將勸緣於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以序。夫閨中耽澹淨。自昔所難。況以朱門華屋之子。餐金挖繡。乃一旦托迹於此。汰其膏而毀其飾。猶復以齋薪供粥。經營樵粒。毋乃太苦。予嘗為家太保題墓門之碑。疏所自出。歎其舅氏京兆公。為明熹宗朝名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為最。其後嗣君輩起。皆相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舉人為蒼梧令者。則尼之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長林高岸。已為陂池。即

數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隍之圯復。與夫閭閻貧富。宦遊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生電過。倏忽變遷。海市山樓。到眼而沫。而當其盛時。炙顏熾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脫之情。銷其愛憎。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虛。所謂以六如祛六觸。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達也。夫人之可愛者。莫如家室子女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髮。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髮之所甚愛若此。而捨之卻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是乎。況金錢已。

前生社公

秀水沈孝廉景倩德符。敝帚軒牘語云。虞德園吏部。曾為予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壩間土神。人民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關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急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為銓部。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啟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前輩毛稚黃遊東園詩云。暮春天氣佳。霽色映庭樹。羣動恣來還。予亦信予步。東園此城隅。扶杖遵微路。依依見原疇。稍稍開煙霧。井術紛疆畦。蔬果隨所務。居人多淳風。力作鮮他慕。瀉鹵宜周均。鉏泥適寒沍。婦女多秉機。兒童學馮瓠。稍北地轉曠。竹木森交互。弱藻慢緣流。幽花靜垂露。我行不知遠。足倦稍休駐。風景趣予前。竹橋三四渡。吾生困塵埃。城邑苦奔驚。翩翩濁世遊。徒為車馬誤。偶適樂郊樂。蕭然得其素。此民真吾徒。此鄉亦吾故。心賞誰與同。郊居良可賦。行將卜我鄰。亂餘頗相護。緬懷遇羲皇。庶幾在朝暮。歸歟望層城。東樹挂蟾兔。洪昉思東園詩云。故苑景全非。閒遊趣不稀。鳩貪桑竇醉。鼠戀豆根肥。日落機絲急。風回梵磬微。潮鳴留古寺。輦路草霏霏。二作俱能寫景。又諸虎男與毛稚黃書云。東園之遊。足下所勸為也。憶前十年除日。招我偕行。時枯桑未包。凍梅著蘂。班班殘雪。如北苑畫中景物。村夫薄酒。小婦新衣。叩古剎。啜茗。微日漸黑。疏星挂城。渡橫河橋而返。恍然一日千秋也。曾幾何時。又逢今夕。可想見當日之雅遊矣。

青門處士

元至正間。杭魏一愚。自號青門處士。楊廉夫為作墓銘。稱處士醇懿靚深。恆懼外撓。

閉置一室中。如處女然。雖重客至。不得面。周親謁請。或一見即退。平日危坐。閱所蓄書幾萬卷。然無他制作。味其旨而已。其言行可為人勸者。疏以示諸子。凡積為若干帙。歿後三月。而紅巾寇杭。處士之廬與堞舍同燬。方諸公孫述黃巢時。隱人李業。周朴輩不免其身。處士何幸哉。按青門。即東青門。

僧了心

了心。宋臨安東城僧也。乾道五年。撰重建南高峯塔記云。住南高峯塔道人義圓。一日疏其重建大略。來東城退居。求拙者語以識之。老子曰。噫。余方掩關卻掃。默據蒲團。體乎明靜。如冬枯木。如古澗水。口邊白醅久矣。子不憚時流之所忌。將無汗先佛之塔廟也耶。越三數月。圓又來。叩請彌篤。老子從容合十。指爪掌曰。諾。請從事於此矣。翼日。與二士夫。過西澗。入靈石陂。由烟霞嶺。得支徑。徜徉而上。松篁蔥蒨。羊腸頡曲。行杳靄間。脚膝疲甚。遂解衣分塊石而坐。取棗栗相勞。既而怒策藤枝。獲小平曠。仰視雲根秀拔。天骨清臞。玉立危層。巉巖千仞。吾人駭目動心。疑將壓焉。圓倒屣笑迎。若慰吾慕者也。老子乃肅儀野次。拜手稽首。獻文字供。以塞其望。文多不具。載即數語。亦蕭散有致。

自餘軒

遂安毛鶴舫際可。自餘軒說略云。自餘軒者。予友錢君章玉。顏其室後之東偏。以為燕閒偃息之區者也。武林地當孔道。民居相屬。鱗次櫛比。雖達官右族。曾不得咫尺園林。可以遊目而憩足。惟茲軒僻居城之東隅。風土間靜。清池周四五里。襟帶其側。每煙月淪連。渺焉無際。如寄迹鏡湖震澤間。幾忘此身之在都市。位置亭臺一二。絕無排比雕飾。曠然如其胸次。旁列素垣畫史。蓋田叔繪奇石數峯。嶽崎歷落。其下間植脩篁。左右相為掩映。予短於目。望之以為真。幾欲下拜。就視之。乃知其墨戲也。因借憩軒中。數月不能去。錢章玉。名士璋。號赤霞山人。

楊琇

女郎楊琇。字倩玉。家東城之羊市。明慧娟靚。雅善篇詠。有西湖竹枝云。斷橋西去竹間廬。不道山孤人亦孤。嶺上梅花知妾是。水中萍葉似郎無。人皆傳誦之。以歸沈適聲為妾。適聲浣溪紗云。一帶高城蕭寺東。遠山映水入簾空。箇人凝立畫屏中。衣褶暗藏花露溼。領巾斜沁粉香融。怎禁往事意惺忪。為倩玉作也。

莫氏古泉記

高雲閣主人莫雲卿。為人任俠好讀書。多藏古器舊物。康熙辛亥暮春。張祖望網孫

過之。出觀古錢百餘。作莫氏古泉記。今撮其略於此。曰：秦半兩錢。大徑寸二分。其文

十二銖。或八銖。漢厭勝錢。長五寸七分。濶一寸八分。蟠龍蟠折其上。下如圭。有六新

莽刀錢。有柄似刀。以黃金錯。其文隸書。貨布錢。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上有孔。中有直

天。大黃布刀。長二寸三分。色赤。首有孔。下枝足。文篆書。曰：貨布。重二十五銖。製自新莽

或云漢。吳大泉五百錢。大徑寸八分。文篆書。曰：大泉。大泉當千錢。大徑寸五分。文篆

十二銖。製宋鵝眼錢。形如鵝眼。文隸書。曰：小。大貨六銖錢。大徑寸。文篆書。曰：大貨六

重十當五銖之一。製有北魏太和五銖錢。大徑八分。文篆書。曰：永安五銖錢。大徑八分。篆

北魏。製亦。又有異文者。曰：大布五百。背左右有七星劍。萬國錢。面作水波紋。上一字類

星官月兔。明月錢。外無輪郭。篆。竊心錢。形四方。長二寸。面濶三分。四稜。飛馬錢。背有

雲鶴龜形。其背有人執大泉五十。背有齊壽二字。左右俞倫。背有飛。上下絕影。背有

形。肝萬錢。背無。面無文者二。其一左右瓶劍形。背有日月龜。又有天下和平。世高通

寶。天盛元寶。漢元通寶。光順通寶。金世圓寶。洪德通寶。洪順通寶。畫隆元寶。延甯通

寶。慶長通寶。寬永通寶。宋元通寶。皇宋通寶。大宋元寶。朝鮮通寶。右錢十六。皆楷書。未及考。又唐

開元至元至正凡四十有一錢。俱正不具錄外此永通泉寶。南唐李大唐通寶。唐國通寶。

南唐元乾亨重寶。南漢劉光天元寶。前蜀王乾德元寶。前蜀王大世通寶。隋劉天

慶元寶。契丹主順天元寶。唐賊史思明鑄龍鳳通寶。元末小明王乾封元寶。唐高宗

南馬殷同有此號唐製小大安元寶。晉惠帝夏元吳子秉常遼道大寶通寶。梁簡文

馬氏製大今式小唐錢也皇建元寶。北齊主高演西夏皇建元寶。宗查判全主允濟同有此號大寶通寶。帝南漢

虞宗政宗瑤

虞宗政字大赤。宗瑤字仲編。俱德園司勳子。宗政豐軀偉貌。初生時面如紅玉。故名。為人樸訥。罕事文飾。宗瑤則英敏爽朗。每發議輒解人頤。與友交初甚落落。久乃彌篤。並有才名。入復社。仁和馮侖字儼公。社中知名士也。貧而不遇。無子。病危時。屬家人巾車至二虞家。二虞為之親治醫藥。晝夜不懈。及卒。中堂門署喪屏。庭設司鼓。大赤仲編跪拜謝吊客。披上古友朋喪服。前輩交誼之篤如此。仲編子黃昊。字景明。亦能詩。在西泠十子之列。

竹深亭

城東地腴美。多水而宜竹。竹色深碧。荀稍晚。與西谿種略異。洪武中。潯陽張來儀羽。

竹深亭記云。杭城之東偏。有地曰戚家園。周廣十畝。通衢外環。限以脩垣。其中民舍若干區。舍西有大竹數百竿。青秀敷腴。翁若深谷。煩囂攸祛。忘在闐闐。然居人莫知為勝。吳興沈君某。僦廬於斯。悼眾之遺。乃增亭竹間。以娛宴。休命之曰竹深亭。亭縱一筵。衡廣倍之。棟宇簡易。疏櫺閒靜。林園之勝。專於是矣。丁未之冬。予至自吳門。沈君辟是亭。舍予居之。三月而後去。每清風激林。驟雨合至。飄蕩播灑。萬葉交振。騫颯鷓鴣之類。翔萃其中。鳴聲啁啾。與天籟合。乍乍細聽之。無窮。故吾知是亭。於風雨為宜。窮陰之夕。雪霰交墜。玲瓏蕭條。坐聽既久。心寒耳淒。則就枕而臥。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如櫟欬。清迅激越。出人不意。乍寐復寤。旦起視之。高者竦峭。下者披靡。琅玕翠碧。化為瑤林。變眩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亭。於雪為宜。煙霏朝斂。黛綠搖鬢。日光穿漏。影布窗上。翕忽推移。偃仰開合。雖善繪者。莫能窮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霞倒影。晃搖其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此亭。於晴為宜。凡人之居。有一勝焉。猶足以夸。況斯亭不出尋丈。以極萬變。晦明朝暮。攬之不竭。苟無所述。誠居者之媿。乃記予所歷。俾措之壁間。然予又意是亭。於夏宜避暑。於秋宜玩月。惜予不及其時。故無以寫其狀。姑闕之。以俟來者。予喜此文。盡得竹之情形。亟錄之。

駱駝橋

夢梁錄云。艮山門外法明寺前。曰駱駝橋。今橋在城內。法明寺已久廢。橋低而小。下為溝。通東河。

機神廟碑

廟在慶春門北。予製碑云。古者。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嗇有先嗇。蓋祭先代。勦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東南為大府。桑土饒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國家常以內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羣工匠多家城東。舊有機神廟。地陘制陋。隸於局者與自為縉。以嚮者率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以示將來。答靈既。因謁記於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其為器。則有杼有柚。有走有膝。有複有樓。有鹿盧。有躡有綜。佐之者。有杓有梭。有篋有維車。蓋一器而工聚焉。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甯無神以主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縱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為之機杼。以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鍼。豈一手足之烈哉。上有敦敏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勩於臣。功歸於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六典。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麻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詣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像袞冕儼然。無玉珈雲桂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殷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幹濯。虎旅龍驤之士。皆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羣工匠之荷神庥者。正未有艾。乃詳其說。俾刻於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神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緯以經。神之安兮。東城之宇。司袞衣兮。爲黻爲黼。染人五文兮。幌氏萬縷。貢尚方兮。及我兆庶。練日兮。良紛巾舞兮。浩倡靈風。靈雨兮。澤我流黃。湛酒酌兮。瑶席。萬斯年兮。享祀無斁。

跋一

東城雜記二卷錢塘厲徵君鶚撰徵君與先本生曾大父魚亭公友善每一書成輒就商可否是以著述手彙多藏余家是書為未定之本其中塗乙添注較外間傳鈔者頗有增益所載東里文獻足補志乘所未備爰略加詮次付之剞劂末學譾陋恐校勘未能盡善尚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焉嘉慶庚辰夏五里後學汪遠孫識

跋二

右東城雜記二卷 國朝厲鶚撰按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著有樊榭山房集遼史拾遺宋詩紀事及是書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全謝山鮎埼亭集稱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為人所不及知者李穆堂閣學湯西厓侍郎激賞焉錢塘詩社以為職志方賴主持之云云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稱先生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因得端居探討故所撰極為詳洽云云 提要亦稱其博洽羣書吐屬嫻雅有修潔自喜之致云云其推挹之者即以移弁此書洵無愧色卷首有杭大宗序極淵雅其詞科掌錄稱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雅威之古文謝山之考證求之近代罕有倫比而皆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蒲褐山房詩話又稱先生無子葬於西溪後四十餘年何春渚遊西溪見田舍草堆中先生及姬人月上粟主在焉偕同人送武林門外黃山谷祠洒掃一室供之忌日薦酒脯焉吳穀人駢體文續集復有公置先生墓田碑記固天道之難問而諸君子之高義亦可風矣道光庚戌寒食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